國朝文滙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七

心說上

吳直

天地無心而人有心。人者天地之所生也。物之有角者。所生亦有角。有齒牙者。所生亦有齒牙。有兩翼四足者。所生亦有兩翼四足。其無是者。所生亦無是。夫人與萬物雖生於父母。而父母與子。要皆天地之所生。宜無不肖於天地者。天為陽。地為陰。而人之氣為陽。質為陰。陰陽之老𢦟為五行。而人之形氣。內而為五臟。外而為五官。以至肌膚筋骸。毛髮爪甲。無不備於五行者。是無不肖於天地者矣。然而天地無心而人有心。則何也。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陰陽分而為天地。天純陽。能動而不能靜。地純陰。能靜而不能動。故陽之靈不合於陰之靈。則雖有所以為魂者。而無以為之魄。陰之靈不合於陽之靈。則雖有所以為魄者。而無以為之魂。有以為之魂。而無以為之魄。則虛靈之性。無所麗以成其體。故天無心。有以為之魄。而無以為之魂。則虛靈之性。無所因以發其用。故地無心。及其生物也。然後陰陽交而鬼神會。故人與禽獸皆有心。彼草木者得於地之陰為多。得於天之陽為少。陽不足以運其陰。故無知覺之心。然榮悴開落。亦其虛靈者為之也。禽獸雖有知覺之心。而稟於陰陽五行者

偏而不全。頑而不秀。故其所以為知覺者。亦不能如人之虛靈。然則人者陰陽之交也。心者鬼神之會也。凡人一息尚存。則尚有知覺。以精氣未離故也。方死則無知覺。蓋魂遊而魄降矣。然而天地非果無心也。人非果有心也。所謂天地無心而化成者。無私心而已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謂聖人有心而無為者。有仁義之心而已矣。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人能窮理盡性。不梏於形體之私。而無意必固我之累。則動靜闔闢。與天地相似。謂之無心亦可也。

心說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心而已矣。虎狼之父子。不可謂之非仁也。蜂蟻之君臣。不可謂之非義也。豺祭獸。獺祭魚。雎鳩知夫婦之別。不可謂之非禮與智也。仁義禮智性也。性太極也。太極全體也。凡有得於天地之性者。莫非全體。然而虎狼蜂蟻豺獺之倫。卒為禽獸。而不得以仁義禮智稱之者。則以無人心故也。人之心。如水。然水之源皆清也。而流而過焉者。不能無泥沙。於是遂挾之以流。而清者始濁焉。人見其濁也。而遂以水之本然。為有清而有濁也。而可乎。夫人之所以具仁義禮智之性而粹然至善者。心也。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亦若是水焉而已矣。或曰。人與禽獸之有心也。皆陰陽鬼神交會之所為。如水之同出一源也。而或則人。或則獸。豈水之所以為源

者亦或清而或濁耶。曰水之源皆清也。有流而不染於泥沙。而湛然常清者。聖人之心則似之。有流而染於泥沙者。或多或少。而皆可以澄之使清者。衆人之心則似之。有流而染於泥沙。汚穢者甚多。而不可以復清者。禽獸之心則似之。人者。天地之純陰陽之正。而五行之精英也。禽獸者。天地之雜。陰陽之偏。而五行之糟粕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與禽獸。皆天地之性。而獨人爲貴者。人之心爲貴也。世之儒者。懲於老莊佛氏告子陸王之所以言心者。大有害於性。於是乎貴性而賤心。夫貴性而賤心。是欲貴其異於禽獸者。而反賤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卒何以能遠於禽獸。蓋彼則外性以求心。而此則外心以求性。外性以求心。而非所以爲人之心。老莊佛氏告子陸王之不得爲人也。外心以求性。而又非所以爲人之性。亦同歸於不得爲人而已矣。

文說

衆好不可以爲美。凡物皆然。酒之甘也。衆口說之。而善飲者不嘗焉。樂之淫也。衆耳悅之。而知音者不聽焉。故韓退之爲毛穎傳。人皆大笑以爲怪。而柳子厚得之。以爲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世之取靑嫓白。柔筋而脆骨者。宜其不足以當之也。子厚之於文。其伯倫之於酒。而師曠之於樂乎。嗟夫。士之欲榮於後者。未有

不虐於今者也。大聲不入於理耳。操琴不進於齋門。蓋自古而然矣。退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為崔羣解之耳。古有以麟為不祥而獲之者矣。是賢者知而愚者不知也。故獻玉者無罪而刖足。知玉之禍也。夫知玉且不容於世。而況於王乎。雖然。彼誠知之。何為為不知者獻耶。故人之足自刖。而玉之在石自若。剖而用之。則以為簠簋瑚璉焉。而玉非簠簋瑚璉也。棄而擲之。則以為瓦礫糞土焉。而玉非瓦礫糞土也。蓋榮辱之境有所遷。而堅白之質無所變。君子之文。亦若是而已矣。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定劉公墓碑　　于敏中

皇上乾隆元年將選魁文閎碩之儒登用於廷乃　親試博學鴻詞士於　保和殿得第一人曰武進劉公諱綸字繩菴其先自大同徙鳳陽明初有從信國公湯和下常州者留為西營劉氏八世至屯田郎中諱光斗從　王師定福建有活民功閩人歲祠至今又一傳為保定知府諱履旋保定生福甯知州諱維甯代能其官吏行循最福甯生康熙癸酉舉人諱演者公祖考也郡學生諱機者公考也三世皆　贈光祿大夫公自諸生釋褐授編修以文章學術應期被閎受　上知遷汔舊於廉未三十年而預參閣務又八年而真拜又二年年六十三以薨　詔贈太子太傅與祀賢良祠謚曰文定公少儁異六歲能綴文驚其里師稍長則學為古文辭不怵世非輩精銳思覃然畢成十九補諸生尋為廩生既而入翰林益踔厲自力擢侍講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歷試克盡不懈於位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從　幸木蘭即獵所奏秋郊大獮哨鹿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以署兵部侍郎入直　南書房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

軍機處出入帷幄列於近臣流民越塞耕土默特言者欲盡敺民還而歸其地

上命公馳視公議緩其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輯和丁光祿公憂服除補

戶部右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廢。公請以錢穀屬治中。以獄訟屬通判。先署案而呈尹。以可否之　王師西征。將發役車。供待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道者。充　經筵講官。卽其部為左侍郎。拜都察院左都御史。使讞獄於秦比還。遷兵部尚書。旋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丁金太夫人憂。甫除喪　詔以吏部尚書起公。仍辦閣務。公爬梳抉剔。綜覈名實。奏定考試書吏法規條畫然。當是時天下皆望公為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信可倚用。三十六年二月。遂拜公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仍管工部事。公秉節簡諒。不為聲章。洽於　眷吣。槪聽翕服。三十八年春。公得疾。自頸腫達於左頰。猶强起視事。
上命公少休。遣太醫院判武世倬就第視疾。使者存問載道。久之不瘉。則益　賜公人葠和劑以進。而公病寖劇。六月二十三日。薨於阜成門內之　賜第。
上方駐蹕熱河。聞之悼惜。　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朝野上下皆頌
天子能知公。以恩禮始終。而益弔公遭會　聖明。不克延其年以究厥施者之為大可悲也。公性至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踔數十里。營高燥以葬。既得卜。則手樹槓表之。自書隧碑。蓺斲惟謹。自工部侍郎歸買玉帶橋宅。僅數楹。迨公薨。二十

年未嘗益一樣寸。甕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朝廷有章。吾不敢簡也。食於廚者數百指。室無儲餘。前後典順天試二。會試二。武會試一。其他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發舒於時者甚衆。為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極漢魏。千變萬紾。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閾。未薨前一年。自編類為內集十六卷。外集八卷。今皆刊行。有法度可傳於後。公娶許氏。縣學生諱仲女。 誥封一品夫人。子四人。長圖南。乾隆戊子舉人。次躍雲。乾隆丙戌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署 日講起居注官。次召揚。國學生。次驤。稱早卒。女六人。長適戊子舉人陳寅。餘俱先卒。孫男七人。孫女二人。公薨之明年。圖南等奉柩歸常州。將以其年十月。葬公於澤巷之 賜塋。而先期來謁銘。始余為翰林。居宣南坊。與公鄰巷。暇輒走就公語。比在軍機處。更得日夕從公後。公又嘗以女孫許字余孫。為婣婭周旋最久。且習。每歲時蒙 恩燕賚賜予兩人者蓋無不同。而至於有所撰述。研練工贍。惟余亟然自以為不如公遠甚。在直次給札下筆。極端謹。點畫小不如意。必再三潤色。合法乃已。公器量凝重。不見有喜慍。出入・ 殿門。進止有恒處。

上前所聞語。益久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諸口也。余居海淀。與公同 賜園一區。而中分之。常時退朝。寂不聞人聲。徐覘之。則公方飯脫粟。已手册兀坐。器用猶略。蕭然

如布衣諸生時。嗚呼。公行卓卓。大者在人口。而以余平日親見公言語動作之微有他人所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然益可以見公之德矣。今其葬也。不敢以不文辭。謹考次公事狀大畧。以誌其墓而繫之銘曰。

翼翼劉宗。西甞基廣。循施弗彰。積世以盛。劬躬壽後。公克受之。蕃衍縕崇。起為人師。

在

帝初元。瑟然舉首。鶱其羽儀。如恭交手。入綰章綬。出捧蕩英。年除歲遷。陟於九卿。維瀛有淵。學也伊識。維杓有樞。政也伊德。遂參近密。左右屏毗。迴翔六官。秉一自持。內

朝從容。發揮翰札。紀頌　功德。典謨與颺。授几重席。嗚珂　禁垣。錫我　寵渥。昕夕便蕃。載綜台衡。百寮是式。載分魁柄。司空是職。淵淵其衷。坦坦其施。匪閑匪流。用罔不時。玉鉉大斗。

皇心簡倚。壽富康寧。宜多受祉。胡斯奄忽。乘化則遷。豐德與言。而嗇之年。有崇者封。將作所治。猗爍　御碑。以風在位。宜爾子孫。既固且安。刻銘隧道。奕祺不刊。

笠洲草堂文集序

廖鴻章

宜興儲氏以文章名天下。而畫山先生文。尤世所推。先生學殖閎富。貫串古今。所著存研樓集。議論縱橫馳驟。爲文章之雄。其門弟子相依最久。而能知其深者。則惟其甥瞿君時夏。君少孤。育於舅氏。既長。隨先生出遊。故侍先生最久。耳濡目染。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斷法而法。不斷才而才。其奇氣軼出。崛勁自喜。則又頗相類也。君所爲文。先生業以颿發泉湧。獨雄藝苑許之。而存研樓集之刋也。君序之。發明先生著述之本意。爲能知先生之深。嗚呼。觀於先生師弟之所稱說。而先生可知。即君文亦可知矣。夫宜興。常州一屬邑耳。名賢碩彥。後先相望。若儲氏一門。尤彬彬焉。而畫山門人。復有如君才之雄駿者。出於其閒。斯蓋具區洮滆銅官蜀山淑靈和清之氣。盤礴鬱積。而發之於人而不止者。而惜君之連蹇不遇。而遂以老也。君既老無所遇。其才迍不得施。其心不能無介然者。時時見之於文。若序任王谷文。與史啟明壽。南岳誌別等作。其尤著者也。余謂遇不遇何足論。古之躬學古知道者。未有以一己之遇不遇爲憂樂者也。唐李習之亦文章之士也。讀董江都仕不遇賦。而慨其自待不厚。君之爲畫山高弟子。何如習之之在韓門。自待之厚。所不宜與古之君子異意也。故序君集而復爲之廣其心焉。

孫孝子傳

孫孝子變臣。先世居江南休甯之桂里。父學詩。遭亂數遷。定居常熟。遂爲常熟人。孝子生三歲。生母程沒。育於女兄。稍長。隨父讀書虞山中峯寺。冬夜盜入攫衣物。孝子驚起。獨身追之。盜顧曰。兒不惜命耶。孝子曰。父凍且死。敢惜命耶。盜聞言。擲一被去。父病水蠱。孝子日爲父摩腹。口就臍吸之。歷數月。病良已。已復病泄瀉。中廁牏皆親自滌濯。不以假人。先是孝子母沒時。其父未有定居。既家常熟。乃使人改營宅兆承事者詭云遷葬已畢。及孝子往省。竟不知母墓所在。於是慟哭行求。哀感行路。有告以桂里宗祠栗主。例書生卒年月。及蹟所者。孝子匍匐入祠。祠主積多不可辨。而亡失者亦往往有之。存否不可必也。且拜且慟。慟絕不能出聲。宗老急呼之甦。曰墓在。墓在。孝子張目。持告者曰。墓安在。即譫應曰。主在東廡。得主即得墓矣。至東廡拜捧一主。果孝子母也。族衆歎息。稱異。既啟櫝。知母厝東門路旁園中。孝子悲號撫櫝。捧主就墳。露處者累日夜。又以去家遠。乃即其地買田供祭祀焉。孝子生不識母。哀思特切。有從母金。與母相依久。母命畫師畫像。質之於金。歷久弗克肖。孝子念從母老矣。脫不諱。誰省識者。中夜徬徨。涕泗交下。詰朝畫師持畫至。曰昨夢一婦。云至自桂里。醒憶所見。亟繪以來。金見之曰。似矣。目未肖也。孝子喜且泣。越數日。畫師複夢

前婦曰我孫女貴孫目肖我貴孫者孝子商母兄之女也且述以告即重畫示金金顧孝子泣然曰此何肖汝母之甚耶孝子泣家人聚觀者亦泣鄉里聞知翕然稱爲孝子孝子云孝子事兄極誠敬周卹族姻靡有倦色年七十三卒卒後人多思之乾隆十年巡撫郃陽陳公以其行入告旌其閭其子慶壇思不泯其親錄遺事請汪徵君沅王文學曾祥各爲之傳而復以屬余余他弗更著而第著其孝之異者如此

論曰予往讀北史吳悉達兄弟避地永安亡失父母墳墓推尋弗獲哭訴神祇忽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以今準古事何類也畫像之說見非先儒然古有鑄金刻木琢石塑土以像其親者矣人子之於親也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況於生不識母而得不求其似以致其哀慕無已之心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孝子之精其誠也至矣

二烈婦傳

烈婦顧氏江南泰州人夫張世英日誨婦淫而欲因以爲利婦不可則與母韓氏共迫之其濱於死者數矣鄉人某瞯婦悅之貸世英錢世英陰計婦與私可無償也私許焉某至出錢沽酒與世英飲韓氏呼婦出婦不應與之酒覆盃大慟某慚逸去不敢犯乾隆十六年十月世英私語婦冬寒無衣盍如吾言即得錢衣汝乎婦應曰我甯死不辱也世英恚甚搤其吭以死婦年十五歸張夫與姑凌辱萬端自飲鹽滷不

死而卒死於其夫之手。死時年僅十有七。

烈婦張氏。江南丹陽人。適萬城村民陳彭年。十載矣。彭年貧無賴。勸婦更嫁可兩活。婦涕泣不應。乃紿婦出。而密約媒者一人偕行。婦覺之。號慟求死。有邏卒過。偵知之。執至官。杖彭年。而令婦歸母家。婦不肯。曰我適陳矣。死生以之。居無何。彭年復逼婦。婦度彭年意終不已。從容言曰。我無如何。今任君矣。起隨彭年走出至村外。時塘水方盛漲。婦奮身躍入水死。死之日。為乾隆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論曰。男女之別。禮之大經。人無智愚。未有不欲其室家之以禮自處者也。而兩烈婦竟以守禮死。嗚呼。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若兩烈婦其尤不幸而遭倫常之變者。夫處變而喪其所守。則人道有時而窮。故蒙難正志。古聖賢所以維人道之窮也。教化之行。及於閨闥。知所自處。而不自愛其死。斯兩人者。其可以風矣。

朱翁子論　　陳梓

槜李陵蓬巖助與朱買臣並傳。而助之名不顯。惟翁子灼灼人耳目。至爲傳奇。兒童婦女共欣豔之者。厥婦實成之也。夫婦人倫之大綱。因貧而棄其夫。可羞孰甚焉。甚其婦之罪而忘其夫之鄙。又安知夫之可羞。有甚於婦者乎。婦人不知書。其踰閑蕩檢不足責。若翁子固所稱擔束薪負書歌謳道中者也。其所誦之書。果何書乎。四皓及魯兩生。遇漢高尚不出。梁伯鸞生不遇明時。挈其婦隱於伯通之廡下。食必舉案。刑于之化何如乎。使翁子亦能如董子之下帷。三年不窺園。正身以化門內。其婦未必不格。即獻書闕下。陳說春秋楚辭。用則行。不用則退。身亦未必不保。夫小有才而不聞大道。無以保妻子。即無以保身。翁子之語婦曰。吾五十當富貴。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夫志在富貴。則婦亦慕富貴。慕富貴而富貴不至。且懼其餓死溝壑。安得不求去。使翁子生後漢時。未必不去羅事丕也。怒婦之去。力求富貴而辱之。且以傲故人之素訕笑者。翁子之爲翁子。如是而止耳。一旦而拜會稽守。富貴歸故鄉。如衣繡晝行。翁子之願遂矣。於是衣故衣。懷其印綬。出故人之不意而驚駭之。長安廐吏乘駟馬來迎。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使其故妻及夫治道。遊翫徧閭而不敢仰視。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之。翁子之憤洩矣。其受詔將兵。破

東越有績。適遇好大喜功之主。僥倖而成耳。非其才之足以濟變。賞有裨於社稷生民也。其發丞相湯陰事。而並見誅。固不足惜也。然則翁子之為夫。其可羞若此。又安足傳。而兒童婦女。至今欣豔之者。非其婦實有以成之乎。雖然。三代而下。道德功名之士。百不得一。其伊唔畢生以求報其妻。而為里俗交遊光寵者。又豈特翁子為然哉。

論秋胡

比干剖心。孔子與其仁。屈原懷石過於忠。朱子猶取焉。人獨於秋胡一事。譏其以小過而陷夫以殺婦之名。此不知夫婦之義也。婦佐夫以成德。猶夫之刑于寡妻也。有婦焉。或犯於淫。則七出之例。嚴不為貸。丈夫讀書。其立行宜嚴於婦人。而踰閑蕩檢。一至於此。吾無以諭夫於道。而坐視其陷於惡而莫之止。不如一死以悟之。庶幾其激而改焉。此秋胡之婦之所以捐軀不顧也。豈若婢妾計無復之。而引決溝瀆者乎。伯夷於鄉人冠不正。去之若浼。況其夫之親而不正不止於冠。而恝然置之。是不仁也。是猶見其君之即於慝。而以其拒諫而棄之。是不忠也。不仁不忠。秋胡婦之所不忍出也。嗚呼。處倫常骨肉之間。至於宛轉呼號。椎心泣血。而不可挽。不得已而出於一死以悟君。其用心良苦矣。而說者猶以過於中庸病之。其弊必至同惡相濟而後

謂之孝子順婦也可乎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聖之清者也余亦曰聞秋胡婦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邱氏存孤記

昔澂湖吳秋圃先生為江右廉訪使與都司邱維正先生及藩司某公守正不阿同僚契合時號為三清維正先生後為鹽官參將廉能惠愛得民士心甲申後攜二子子馥子馨隱居澂湖之邱灣時秋圃先生已歿寂仲先生歲時饋問不絕嗣以母喪早卒克軒先生少孤克自樹立而邱先生身後兩子孤苦子馥一子無後子馨三子垂暮以幼子以賓屬克軒克軒不以艱窘辭撫之成立為婚娶今有兩兒矣二兄俱早喪忠臣之裔不絕如綫先生之功也甲辰秋以賓過幽湖述顛末泣曰寒宗非先生不祀矣請余記之維甲申以來勳舊世家多流離四方彼其椎心飲血抱痛含恥一身之存亡與嗣續之修短固所不計然使所在流寓無一二賢人君子敬而愛之相與恤其孤而衍其緒忠義之鬼不血食者豈少哉克軒謹守家學闡伊洛之旨以忠臣之後撫忠臣之後特紹先志敦世好之一節耳乃區區以嬰臼為先生頌豈知先生者因以賓之請為書其略天荒地老松摧柏頹濯濯童山尚留萌蘖何時雨露滋灌復見叢枝高幹夭矯婆娑於雲漢之表也以賓勉之

范蜀山先生小傳

先生諱鯤字北溟少事舉業為諸生名噪庠序性剛正尚氣誼士黨倚為重後忽玩易有得遂潛究洛閩諸書所造彌粹交吳江姚子蟄庵昆季得楊園遺稿欣讀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訪求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亂世閉脩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始知姚江語水之間固有洛閩正派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澉水吳子元復往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峯山水勝西泠先生挾琴書與朋友日游其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籃時採桑籬下諷詠所過覽湖煙海月日盪吾胸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憂一遵古禮長子歿為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責游子弟靡不慴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陽厌隔之法精密無遺憾硤川張子莘皋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為親營葬泣血數升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為擇地於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歿莘皋為營窀穸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卒於辛卯八月年五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早殤

贊曰自紫陽以來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唯楊園然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嗚呼偉哉少汨舉業獨能翻然振起

實學躬體力踐不為空言非豪傑之士其能然乎

吳克軒先生小傳

先生諱晰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寂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要義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回互則作色侃侃正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尫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績類案號叢間遂强之處方活者日衆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嫻酬應貫實特其弗惜也與蟄庵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為忘年交兩湖煙巒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遊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高賢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從弟之子董為後

論曰澂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於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為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於剝復之交潛思篤行以無忝厥祖考即紫雲蔦著與有光焉嗚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黯然矣悲哉

鄭昕餘傳

公諱世元字亦亭號僕癡雍正癸卯舉人與余家均自越遷禾遂家於幽湖公生有異稟小角能屬文試輒冠曹長益博學肆力為詩宗少陵得其神髓每出一篇藝林

傳誦。然嫉惡嚴。與俗寡合。意氣豪邁。館于中。與江子岷源、韓子自為。及方外轉庵曰嘯傲山水。學彌進。弟盧村官粵。公度嶺作南征集。後入燕為王門師。公卿爭引為重作北征集。公長余一紀。與余倡和獨多。作先吾集。門人江相壻鍾國相裒數十種合錄之。號晰餘居士詩。公生平自處高峻而虛懷好善。朋儕子弟以所著錄就質。輒開譽之。口說手批。亹亹不倦。然其所獨得。世俗卒鮮有解者。嘗與余屏戶類仰天地相對泣數行下。如曹霸窺笑之不自禁也。丁未北歸。明年冬疾卒。年五十八。配潘氏子二。彖占虎變。能世其業云。轉庵者。吾鄉孫子旦也。膂力絶人。少起義兵。敗被獲。以奇計逸去。遂削髮隱若中。

論曰。余平生交友造詣純篤者。間不乏人。而燭理若犀利。處事如斷金者。自公而外。罕覯也。嗚呼。以公之才。隆其遇。天下事必有可觀者。而奔走窮悴以死。豈非天哉。其詩文枝葉。垂於不朽。非公之志也。

金復庵太翁傳

公諱始桓。字匡覆。號公魁。別號復庵。為東籬吳先生高弟。年十二。屬文不起草。長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國變後。誓不應試。伯甯武伯完城公遭難死獄中。公挺身謁請臬司。扶櫬歸葬。而逋積如山。公五年中。一一經理。時歲飢。或勸公棄甯武遺產為活

訃公憮然曰我無田可舌耕從弟無産何以生百計維持之業賴以不廢家有老梅樹自宋南渡迄今虯龍夭矯枝幹挺然當時遺民如商隱寅旭力田媿庵南陽靜村諸先生歲時往還攜杖逍遥吟咏成帙咸以孤山方遯野和靖擬先生焉晚年與四明山人爲忘形交以幼女妻其子遇難殉節蓋得之庭訓云公天性至孝母鈕太孺人病奉侍湯藥心力俱瘁遂先母月餘而卒年六十二私謚恭素先生公生於崇禎丙子卒於康熙丁丑元配卜氏繼沈氏子一與鬙孫一履堅遺集藏於家

論曰余少過遯野覯錢尚書遺墨知公先世與牧齋有舊未嘗不慨然興歎牧齋詩文鳴一時而晚節若此如公之才出而問世甯不足與時輩頡頏乃獨以布衣從諸遺老吞聲飲泣於荒寒寂寞之鄉沒齒無悔使老梅有靈亦大快知音之不孤也夫

吳江姚蟄庵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瑚字攻玉別號蟄庵世爲吳江人曾祖文學景峰公諱以正厚德爲鄉里遠近推服比之王彥方配錢孺人祖文學翼峰公諱國棟博學善屬文有聲社會閒配盛孺人繼張孺人父處士允尊公諱昌紫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配沈孺人前戊午孝廉元英公女生一子即先生也側室某氏生一子諱璉先生早喪母五歲隨允尊公出就館舍自幼莊重有成人之度長而好學不事科舉性耿介不苟取與表伯某

溺水先生救之甦其德之酬以金先生家故貧辭不受復欲佐先生聘幣辭曰婚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楊園先生亟稱之述其事以風世先生初為姚江之學默坐澄心自謂有得一日邂逅王曉庵先生極論儒釋之辨授以近思錄且曰張楊園先生當世真儒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四方學者宗之如泰山北斗盍往見焉先生聞之喜即因曉庵謁張先生於楊園正師弟子之禮先生自是遂翻然盡棄異學以為今得所依歸矣是時楊園倡道東南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一時同志往求年高德劭如烏程凌渝安海鹽何商隱歸安沈石長以及王曉庵嚴顥生諸先生皆多聞博洽氣節偉然先生周旋其間從容陶淑識益廣學益進氣質渾厚真摯坦白洞徹中外諸先生雅愛重之而嚴溪張佩葱為楊園高弟與先生契最厚庚午辛亥館佩葱家辛亥之秋上書楊園問為學之方累千餘言懇惻動人楊園感其誠復書慰諭先生守之不敢忘壬子楊園延先生課其子移家寓焉夫人潘氏德性溫恭居止端重館舍湫隘襆室隔簾箔終歲肅然不聞人聲楊園嘗稱夫人之賢而歎先生之德化為不可及已而楊園卒於甲寅之春佩葱相繼淪喪先生懼師傳之失墜與弟肆夏捜訪遺墨彙輯成編嘉惠後學先生性樸茂不喜為文詞教授五十餘年未嘗課舉業一人遊先生之門者雖鄉人皆循循雅飭以故所至人爭虛席延之

國學扶輪社印

然恬淡寡營。臨財廉與人厚。所得館穀。分贍親戚。晚益困。環堵蕭然。或饘粥不給。晏如也。人有寸長。即稱道不置。有過則陰為掩覆。接人溫然無智愚。一待以至誠。對之如坐春風。遇有志之士。則懇懇以身心性命為最。諄切訓戒。至涕泗交下。聞者莫不興起。菱溪邢復九先生。始攻舉子業。為功過格。就先生求人譜。先生一言悟之。即棄諸生。從事正學。其曲成後進類如此。先生病世之學者。徒事空言。而不本諸躬行。以為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獨於義理之本源。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因有會於邵子元會運世之論。借以闡明太極圖說。極為詳悉。號曰困學編。嘗語學者曰。余生平有好高欲速之病。但於源頭上卻見得徹。然先生虛懷下人。或與後輩意見不合。則遜言謝之曰。且更商量。不敢自以為是也。甲寅以後。諸老凋喪殆盡。先生落落寡交。惟與澉湖吳克軒。海昌范愚村。及邢復九三先生友善。先生故多病。垂暮益憊。不能出門庭三先生時刺艇訪焉。論心講學。則欣然終日。先生無他嗜好。惟喜佳山水。何先生未沒時。嘗從遊兩湖間。倘佯不能去。晚居鴛湖之塘北。以古梅修竹自娛。尤喜陶公詩。興至輒歌咏不置。論者以為有濂溪康節之風。嗚呼。先生之學。就所得而論之。可謂遠且大矣。先生生於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辛卯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潘孺人生丙戌九月十一日。卒丙辰九月二十九日。榆林處士筠亭公女。年三十

有一。生子一。志仁。女一。孫男二。士毅士為。孫女四。先是乙酉三月。附葬潘孺人於八都研字圩。始皇墓之西偏。茲以壬辰三月。奉先生櫬合焉。以梓侍先生久。知先生事頗悉。屬誌其墓。辭不克。僭敘其略而為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河嶽精英。師門碩果。吾道干城。誠貫金石。行合神明。窮高極深。一元渾淪。遺編彪炳。日月爭新。胡天不弔。喪茲哲人。有甯一宮。太湖之濱。湖山峩峩。湖水瀰瀰。厚德無疆。寒松翠筠。

謝蕉軒先生墓誌銘

公諱起龍。字天愚。遯庵先生長子也。先世詳余遯庵先生志中。公王考耿章公。抱奇略。值明季多故。習韜鈐。思大展其用。不克遂。而遯庵為明體達用之學。復不利於試。驅馳南北。鬱鬱終老。公統承兩先世未竟之志。思士子處叔季。非科第無由致身嚴廊。布澤黎庶。於是屏他嗜好。悉力於制舉文。凡左穀莊騷。以及唐宋諸大家。靡不博究精研。會其神髓。康熙庚午。補邑弟子員。隨試高等食餼。名聲藉甚。公益自奮厲。瀕湖構軒。庭植蕉數本。顏曰蕉雨。風晨月夕。日哦其間。所學日進。郡守俞公恕庵。邑令高公位。公張公晳。推公文行。張尤敬契。為作蕉雨軒記。謂東山靈秀。鍾於一人。繼文正而起者。舍公其誰。然自庚午迄癸卯。九入闈不售。雖一薦。終以觸諱被遺。晚年遂絕

意進取。寄情著述。譔毛詩訂韻五卷。謂四聲起而古韻亡。韻補出而本音亂。古韻之亡。亡於強分。本音之亂。亂於強叶。因取音之本不待叶。與叶而未安。及有反切而無音者。一一詳辨之。所以正吳才老之謬。而補紫陽之闕也。輯東山志十卷。志一鄉之文獻也。自來操志柄者。大率苞苴遝進。蠅壁改竄。究抑誤漏。不可殫述。公採摭雖僅止一鄉。而秉公矢慎。振滯黜誣。期徵信於來世。凡三易草。八歷寒暑而後竣。又為俗禮解六卷。謂先王以禮範俗。禮失而求諸野。俗之所沿。安見非先王之所遺。不容以俗忽之。爰為之解。將引今而反諸古也。然獨不喜講學立門戶。嘗云。近時學者。於紫陽鹿洞。稍窺影響。輒樹旗鼓。屏陸斥王。以資浮論。於身心究何補哉。故公平生不事標榜。唯熟體人情事勢。知明處當。求無拂乎大公之理與吾一心之安而已。既老。於諸生門下受業者日眾。窮日夕講授。娓娓無倦容。書藝之外。必舉古今忠孝節廉嘉言懿行之可法則者。以為砥礪。故出公門牆者。文行多斐然可觀。公天性孝友。當母夫人病革時。公讀書濠溪。歸不及奉侍湯藥。深自痛悔。哀毀踰制。少患目。至是左目遂失明。己亥丁外艱。執喪如前。服既闋。遇諱辰必蔬食如喪時。季弟貢官逋。公粥肥產代償。幼弟夫婦早歿。為紀喪葬。撫其孤曲盡恩意。公操守耿介不苟。故事廉職司廉核多阿徇。公一持以正。或病其迂執。公笑曰。即謂之懷刑。不居然君子乎。雖以文受知

當事。或堅請入署。唯從容論文史間及鄉邑利弊。無纖毫私瀆。癸卯張公聘充房考。馳書欲有所屬。力卻之。屆期遂以微疾不就試。其立身峻潔類如此。既考授教職。例得先用。或勸之速就。公泫然曰。始吾急於功名。冀稍伸素志。次亦不失祿養耳。今吾親安在。而吾且博此升斗為也。且今之擁皐比號師儒者。丐涎沫於豪門。竭脂膏於窘士。尺帛之報。澆市儈以生殺。寸函之通。列海商於講席。名檢蕩然。莫此為甚。而吾乃廁身其間。不重玷吾先人耶。竟不赴。庭訓極嚴。子秀嵐初學詩。習昌谷體。公大訶斥曰。汝質薄善病。而鏤肝鉥腎至此。汝欲為李賀。將使我為白傅耶。遂禁絕不令作詩。及秀嵐績學有得。乃更喜其善吟詠。曰。果爾。且駸駸大家矣。公為文不事鉤棘。精切昌明。期於達吾意而止。詩不名一家。自然冲淡。風格在唐中晚間。有蕉雨軒詩文各一卷。學者稱蕉軒先生。易簀之夕。秀嵐泣請遺訓。公曰。予何言哉。吾行七十。內外無失行。一樂也。家貧不給。佐以脩脯。未嘗一絲累人。二樂也。粥庭償弟逋。室人無讁言。三樂也。一子能守遺書。四樂也。唯恨白首濩落。不克成先世未竟之志。然亦命也。予何言哉。微哂而逝。時甲寅十二月十九日也。距生康熙丙午十一月初九日。年六十有九。乙酉歲貢生。考授儒學訓導。配吳孺人。處士銘海公女。子一。秀嵐府庠生。娶葉氏。繼高氏。孫三。士栻娶馮氏。次士楏。士椽。以乙卯三月三日。卜葬於東山洪墨嶺

之東麓。同里布衣陳梓。謹誌其墓而銘之曰。

志不違。懷可卷。養莫遂。深而泛。立言即功隱彌顯。洪纍輝輝。㙗瑚瑰。萬古青蒼孕碑辭。

李眉山生壙志

鷹青山人李鍇。字鐵君。號眉山。奉天鐵嶺人。司寇蒲陽公季子也。髫齡通四聲。辨小篆。長更倜儻。初筮仕。輒罷去。山人勤讀書。不事生產。好遊覽山水。嘗歷楚蜀晉魏齊吳越。南薄海。北絕大漠。東涉遼。有所會心。輒沈吟延佇。或窮險極幽。撫拾放失。遇有道者。必質所疑。叩精理。晚遊盤山。愛其幽邃。買田徙居。築斗室曰睫巢。著焦明賦以見志。癖嗜茶。所至輒負鐺以從。每茶煙起。樵者咸識之曰。山人在是也。山氓窶甚。畀以田不課租。果蓏熟。恣取不設禁。兼周其乏。乾隆丙辰。慎郡王暨少司馬德公。流舉山人應博學鴻詞。試不合。又罷去。山人謹持躬。然慷慨尚氣節。鄉里不平事。得一言輒冰釋。季子朱墩貧不舉二親喪。曲粥濟之。與長洲劉震吳縣陳淇友契。其殁也。各經紀其喪。歸劉櫬於吳。嗟夫。山人其古處者乎。山人方頤脩髯。莊凝如畫。工詩古文草書。旁及術數。著尚書春秋觧。及尚史共數十卷。藏於家。自傷年近六十。未有子。預為生壙。因余友祝君游龍走書數千里。屬余為志。祝君非妄許人者。遂本山人家傳

志其略。且爲之銘。銘曰、

盤山之谷雲靉靆。山人不來谷虛待。谷音楚然山人臥。嵐光掣電虹夜隋。蒼苔碑蘚宿星斗。石可泐兮名不朽。

康對山救李崆峒論

李法

李崆峒之以瑾構獄也。時瑾獨重康修撰海。顧不少得其辭色。李自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可以救我。其內弟左國王又為書上康子。康不得已。一詣瑾說出李。踰年瑾敗。康坐此以瑾黨黜。天下冤康者。皆謂用舍不足為康輕重。而其如瑾虎何。則救李之貽戚也。夫李而果可不救也。雖逆知後日之無事。雖詣瑾非辱。而且有禁。不救可也。李而果不可不救。果非我莫能救。且不可不自我救。雖逆知後日之詿誤。而又何可忍而處也。況目前一言之辱何恤耶。絕救管而功在王室。李白救汾陽而功在再造。救之所關大矣哉。況以李之非罪。而必謂逆瑾之不可一通名。彼易所謂見小人無咎者謂何耶。夫李亦不幸而未得竟其施成就如管郭。康亦不幸而被詿。遂若康之終身於一友焉者。不知救之之大自在也。且夫禍在劉鷹。陽德斷喪。爾真乾坤何等時。刑戮加於君子。而威福出於閹豎。是倒置之甚也。倒置者。天下古今之所大痛。而非一宮一友之厄。仁人正士。挾可拯之力。吝一引手之勞。縱忍不為天下惜人才。甯忍不為國家計傾危。而猥淹淹焉徘徊於事後之利害。與輾轉於一己之身名。是豈猶有天性者。曾康之偉而出此哉。且當時猶幸而以瑾至惡。尚知雅重名流故一贊李而瑾動。瑾動而李出。李出而康之禍亦止於免官。止於瑾虎之未洗耳。設

更不幸而瑾持方煽之焰。懷必欲甘心之謀。怒不可再攖之攖。愎而不聽惡聲相反。賢人不甘。置之則恥於為義之不力。爭之則且至同禍。株連王焚。是固為天下而然。一如斛山之獄。救而先斃者兩人。則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更不幸而瑾誅。時或誣康以可誅之謀。與瑾同收。天下亦無代為寃之者。而我非黨瑾。亦自心可質已耳。謂對山之偽。而必淹淹焉熟計而不敢出。天下事尚有可起而任之者哉。況對山之待瑾。天下共見之。是可不辨而明。黨瑾之冤。固知當事者之借端相傾。峻之以性生剌之外。更何所憑。竟坐以黨逆而不解乎。而康之孤介浩然。掉頭不置一喙。此又豈之所甚遇。加之以羞辱之所不堪。以了其平生之意氣。而使之不可復揚。不然。一名斤斤於黨與不黨之未白者。必時事之大有不可於心者耳。不然。而朝士非無辨之者。並非無薦之者。而康終不起。詩酒聲色。日以自穢。示必不可用。則何耶。乃論者猶謂康救李而李不辨康。以是為李短。嗚呼。康不屑自辨。而謂李辨。辨豈李之所不欲。而自康視之。不反浼康小康。而以私恩相市耶。且李而能辨。當時辨之者不既多乎。豈待李而後辨者。況辨之出自他人。則為公。而且不行。辨之自李。則疑於私。而欲當事者之帖然許允耶。此亦可以覘時事矣。夫康之寃。時既多白之。明史又白之。又何必論。第論其心迹。謂所救之大。與然叔李白同一舉動。而尤難其肯以詣瑾之為甚

遠。而特惜二公之成就未遂耳。且欲使世之論者。毋僅謂交游闕事。而且嘖嘖稱康冤。又嘖嘖以一詣瑾為康之降志辱身也。

修杜工部張太微祠堂記

韋曲繞皇子陂而東。一帶崖赤如日。曰少陵原。唐工部杜子美之所以得號也。原麓一溪東來。水田如繡。水曲有村曰杜曲。公家十一宰相。及諸貴所生處。是則公里矣。而世傳公生於襄城。或亦有據。然實仍杜而家仍杜也。杜曲西去近牛頭寺半里許。有祠於荷汀柳幄間。祀公春秋。某十年前。携友自牛頭來謁。入門。一水廿餘遶階過。聽之冷冷然。疏竹十數竿。壓垣拂牖。片石苔蘚交叢。是真詩人之祠歟。迨登堂禮公像。見其偉軀赭面。大不類苦吟者。則工之愚。不足與責也。於是有形散腮大瘦之句。而公前敢言詩。口占不受書。而友顧錄之去。以為然。然像又剝落塵垢。殊不似牛頭之金身都麗也。左楹小像。青巾皂服。蒼秀而鬚。南面西顧。袖左掣。則明詩人張太微也。與杜分棨配饗。而頹垣敧柱。破屋照天。白日黃雀。不肯畧相避。俾遊者悽然不忍覩二公清苦狀。且對人傖父。卒多題詩祠壁。雅抹蛩聒。備極唐突不堪態。奈某與友客也。况無錢莫為修葺塗墍計。今歲公里長者。與韋杜遊歷諸後進。及太微之裔某來謁。而咨。咨而謀。謀而言於邑令。令言於憲。憲某公曰。嘻。余至之矣。三楹幾圮。而四山

窺面也。余讀二先生詩。奈何視二先生之不屋處也。夫杜雖齋志未竟所設施。而才猷忱悃。見之歌詩。與身所行事。無一不可為後人師。唐無儒。於盛唐其最公矣。張亦偃蹇不顯宦。挾持遭遇。為杜具體。非徒文章德誼抗一世。鄉先生歿而祭於社。永風教也。況二公之大耶。是予之責也。然傳廨不任費。鶚若干。示縣支正項若干。然不可多。亦竭若干。更欲大之。則諸詩人之囊尚可一索乎。多寡惟稱。毋相槩。視其所得以為工。於是凡鳩工若干日。而後乃今祠巢奕奕然也。擴故所居三楹為五。稍幽邃。日風雨弗害也。側列東西廡各三楹。門屋三楹。為祭時衣冠地及詔牲羃酒諸有事所。常則為騷人遊士所盤桓。杜像命工圖華州西溪亭子所祀者。儒冠古貌。眉間微鎖存忠君愛國憂。張仍前儀。坐東楹。各為龕。高不及棟。不純彩。東廡北楹置櫃一。實二公集其中。西嵌石於壁。勒二公生平無遺失。俾遊者覽焉。階下水石甃三折。繞西廡南側穿墉出。南折至門右。鑿地滙為池。充其餘西流。池緣以檻。中宜荷。前後各植竹。橫池輦終南石橋其上。躡之乃至門。周祠地若干。求公裔詩藝。及張裔視祀伏臘。恐且時補葺之。致切稱。事竣。刑牲饗二公。咸明府及諸後進皆在。執事有恪。為辭三章侑之。已乃鐫諸石。志不忘。按杜祠創自嘉靖間。以太微言於官。與董祠同年建。祀太微。固其學亦其功也。康熙初。邑宰某重修。為記詳顛末。夫工部之學在人耳目。人皆

顧尸祝之。而前碑又備言當祀狀。茲故不再述。太微長安人。從樊川。字孟獨。講治道由進士歷部屬有聲。顧與時多忤。拂衣歸。家無長物。往來終南韋杜間。詩文與滸西漢陂諸子埒。詩以杜爲宗。生平推空同子爲杜後一人。而世謂太微諸人其亞云。辭曰。

風之御兮雲車。駕青虬兮叱流霞。褰誰留兮夷猶。折若木兮披日華。道前路兮從繽紛。儼步武兮周遮。古衣冠兮雲容容。宛逍遥兮少陵下。

禮以養人為本論

王會汾

盛王之治。必以禮為先者。非徒樂其威儀之美。度數之繁也。必將有不容已於天下者。而後制之以為法於天下。此當世所以羣焉樂趨。至於傳百世而不泯者也。蓋自古敦龐淳厚之治。非一切法制禁令所能成。惟探乎風俗人心之本。而一一有以維持而固結之。然後斯民可與為治。而不可與為亂。漢儒劉向言禮以養人為本。請論之。夫民生一日不安。則天下不治。將欲安之。務先養之。而養之之具。將安出哉。民具血氣心知之性。而即有聲色臭味飲食男女之欲。隨時而動。逐物而遷。凡可以養其身者。無弗致也。逞嗜欲而侈忿爭。力勝則相搏。智勝則相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蓋無幾耳。聖人以為聽民自養。而不使之善所養。則四肢口體。皆足以傷生而害性。欲使去危即安。是孰有善於禮乎。禮也者。內主於敬。而外極其文。敬則有所不敢。而惰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焉。文則有所不可已。而一切周旋進反等級隆殺之間。必為之立中制節焉。凡其委曲煩重。皆世俗之所謂拘苦而難行。迂濶而不情者。而先王必曲盡夫精微。用以柔其傲氣。防其惰心。閑其逸志。流示於耳聞目見之地。而漸漬於肌膚性命之中。誠懼隄防一廢。而斯民將有一旦卒然不可救之患也。夫是以智者循理。愚者守法。兵革不用。夭札不興。其始甚難。故其終有所甚易。其始也鄭重遲

回。而不敢以驟合。故其後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先王所以蟠結人心。綱維世俗。馴至於大順大化者。恃此而已矣。荀卿曰。禮者養也。人徒知稻粱五味。所以養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黼黻文章。所以養目。而不知恭儉莊敬。乃所以養安也。萬物安。民生遂。型仁講讓。舍禮無由。是故王者貴焉。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姦。非顧不用也。然禁之於已然之後。不若制之於未然之先。故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罰所以助治也。廢所恃而立所助。豈得謂知本者哉。夫鍼砭但施於一時。而芻豢實供於朝夕。未聞藥石之可代膏粱也。賈生謂導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治亂分焉。董子亦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功。陰常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諸儒之說。足以相發明。養人者亦務求其本而已矣。

登華山記

喬光烈

嶽有五而太華之神秀。冠於嵩衡岱宗。山海經謂其削成四方。高五千仞。峻極天表。險絶人境。稱名山之宗。嶽東西南凡三峯。其南峯為蓮花。視兩峯高逾甚。然自下望之。三峯隱合。常如一峯。隆隆正起。若古章甫冠狀。必登其巔。則分明對出。類菡萏葩。敷瓣拆。故謂之嶽蓮矣。前世入華山者。多以為神仙之遊。自韓退之投書與家人訣。傳者爭畏其險。或裹足不敢往。客有至者。徘徊其下。仰望而已。頃予觀元明時王履道以下。及袁中郎李之椿十數公。亦嘗徑游。亦各有記。讀之喜其奧於境而奇於觀也。意恒軒軒動。特未暇一至焉。乾隆十一年。守官同州。以事來華陰。抵嶽祠。祠起漢世。規模壯鉅宏麗。稱神明之宮。怪柏森立。多數百歲。有最鉅而中空者。謂植自唐開元中云。自祠南行近十里許。有觀曰雲臺。宮曰大素。皆道士所居。宮南又幾半里。得郝氏園。園竹數萬竿。交翠蒙密。不見日影。坐琅玕林中。宜弈宜飲。宜布簟臥。而尤宜於暑。盤礴久之。不知外事之若忘也。自園至華山峪口。有玉泉院。傳云宋處士陳摶舊所居。摶既仙去。其徒以摶嗜睡。為之像若偃臥者。藏院中以奉焉。院有怪石數片。形如蟠龍。清流繞其側。古木虬枝。婆娑偃蹇。院中人曰。此無憂樹也。會日且莫。遂止宿院中。因問道士登山若何。為具言崎嶇佶屈。上下奇險。及見聞諸景狀。明日蚤起。從道

士食訖即引三四人出院行凡五里入第一關又四里至希夷峽陡崖百尺人穿石洞中行既出峽西折四十餘步為第二關大石中分狀如關門類斧劈者又三里至桫羅坪坪勢稍夷曠由第一關至坪多幽壑曲澗而張超之谷車箱之潭種藥之坪壺公之臺在山麓者皆左右繞焉踰坪而上為十八盤以山最陡峭必旋盤十有八折乃得升故以名之盤既盡為青柯坪地坦以舒草木鮮茂中列祠宇有館曰青柯計距玉泉已二十里矣登岳者至此甫及其半必坐息少休然自第一關來雖崎嶔塞側尚可儆土人之健且習於險者以藍輿舁至坪所過此則千尺幢一峯直上中陷如竇步不得施水經注謂之天井者也非易裝短衣仰挽鐵絙趾蹋絕壁如猿猱攀援度終不可能上以故游者憚其艱至青柯坪往往輒止余既度幢仰見天光如從井中出為之汗[illegible]力疲殆而前歷百尺峽峽險如幢東北行二里過二仙橋見鐵杙橫貫壁中上架木板為飛梁下瞰無底度者面崖攀鎖屏息瞑視踐板以過板不盈尺躡之振振然益危惴念昔時鑿懸度施設窮人力疑鬼神所為自橋益進為老君犁溝為閻王碥蒼龍嶺嶺兩山中斷溪深不測有石若橋者南北相屬通往來徑凡長二丈許形椭以削類天台石梁望者心悸然必度此乃得至嶽上余既登太頂謁顥靈宮覩玉女井仰天池即圖經所為太乙池者水纔一泓冬夏不盈耗顧瞻仙

掌。指掛朗列。如抵如掌。俯視瀑布。從百尺峽下垂。玉虹沈沈。倒銀漢而挂天紳矣。遠望河渭細僅縈綫。其南連山。奔峭如海濤。起沒無際。莫知紀極。彝朝元洞。洞口風撥蹳出。吹寒凓毛髮。不可入。乃止。初道士為余言。嶽多巖戶硐室。仙靈秘跡在焉。其景杳幽殊異。非數日留。不可徧歷。余牽於事。視日已中晷。遂取道還。循峽緣巉。復下至青柯坪上。顧其傍有所為迴心者。不自知向之勇於往而忘其胯胎也。比甚暮。仍還止院中。翦鐙取酒。興益清曠。不復思睡。風泉竹樹吹萬之聲。煙暉日景變眩之色。參蹊岫徑窈窕之趣。洞壑石態詭傲之觀。磴危梯巖縋曳之險。凡升降上下之得於嶽者。悉集乎前。若目猶載之。意猶領之也。遂濡墨綴筆。而記登嶽。

游磻溪記

磻溪出寶雞縣東南雞峯山下。水經注所謂渭水東逕陳倉縣南。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右則磻溪水注之者也。雞峯蔚然深秀。林木茂美。中多神祠。每歲方春。游者自遠而至。溪涓涓巖石下。已乃漸廣。約里許。有石特起俯溪上。高若建屋。其巔寬平。如臺可登。下瞰泓澄。含翠浮碧。淨鑑毛髮。慄然以清。世傳太公避紂。嘗隱於是而釣焉。攷太公少壯時。屠牛朝歌。賣食棘津。其地皆去此絕遠。而後乃釣乎此。豈其轉徙閒關。晚從羈窮。以來此歟。其起為文王師。相遇實以釣。文王始居岐。既而遷郢。終乃造

酆。鄠則汲冢書所為程者。遠在豐西。岐又在鄠西。距磻溪近。故得獵至其地。而史編之卜。從車之載。意尚當在文王治岐時也。傳記率云文王得太公。年已八十。莫不感其事之奇。且歎其遇之晚。然公封於齊。百有六十而始薨。則方其釣時。適猶其壯。何晚之云哉。諸書或言太公釣以直鉤。或且謂彼假術以說文王。故三百六十釣。廣張其辭。用相聳動。大抵皆不足信。要當其時避跡遠去。以匿於山澤。而坐磐石歌漁樵於是溪之傍。因以託其志。雖千載上。其風尚可得而想見者焉。呂氏春秋謂太公釣於茲泉。剖魚得璜玉。蓋溪即不韋之所稱茲泉者。又以知其名之異也。石傍有太公廟。廟甚古。昔時游者多賦詩刻石置廟中。然問之土人。溪竟未嘗有魚。非徒釣不可得。未知太公釣時。然耶否耶。溪逶迤北流。凡數里。入於渭水。

游龍門記

龍門天下之奇勝也。河自積石抱榆塞東行。折入中國。至保德天橋峽。高若建瓴。又數百里。過宜川縣。地漸下而平。勢亦漸緩。又百餘里。逕河津韓城兩縣間。有峯闕然傑起。夾岸東西對跱。劈立若雙闕洞開狀。是為龍門山。水經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之上口。宋李復云。禹鑿龍門。起於唐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以至此山。又夏書言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諸儒釋禹貢。遂以為凡龍門西屬韓城

者即梁之南山而其東在河津亦即壺口之別峯由數說論之則所為龍門者當不止在是然以河之入塞而南下也其左右皆束以連峯石壁峭立如鍥如峽與洪流相複合河亦馴擶盤轉其中凡千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分闢若由堂奧忽出戶外因以奔放攏蕩噴風雹浴日月而又以其兩山分在秦晉者合為一門然則舉形驗名龍門之稱宜獨在此山屬河津者東距縣郭二十五里傍有村曰神前游者自村入約半里許至山下循麓而登皆石級屈折有亭數楹頗華敞少休坐其中以望河水浩浩下注去不可窮舟檣往來輕若鳧雁已而躋其巔上謁禹廟廟傳建從漢時雖歲月不可攷而特其殿宇榱棟崢嶸巍壯古色動階礎間其地益高騁眺尤暢望龍門西山半在韓城者有如浮圖矗立瀕河岡上為河樓樓西亦為禹祠雖河流中限而勢近相接其峯紺黛翠與神宮丹碧林木村墟煙暉霏景悉收乎舉矚之下而禹廟正南一峯峭嵬特起如虬龍奮焰其首視諸山尤峻出上復有樓或名之倚漢升而縱目遠近數百里畢見望河自壺口來纔若一綫漸澎湃大至蹴撼岸谷而龍門西山之北有石橫出河中若與其流相激撤者三河磯且怒濤浪蹴嶽世稱龍門為禹門故爭傳禹門浪矣下自禹廟緣山西南行有石崖聳峭俯臨孤出橫覆河上或鑿壁架木為飛梁棧閣構樓其間可從樓中縋汲河水以供若飲蓋昔時好奇者

所為。其西南偏。距門稍遠。有石如小邱。與山斷不相屬。凡河水盛至。則分繞以行。傳為禹所鑿。則土人之說云。游既已。還憇亭中。顧客而笑曰。夫世言佳山水。誇觀游之奇。浙江潮。匡廬瀑。峨嵋雪。洞庭月。供賞悅而快登覽者至矣。余於龍門。更有進也。思禹功而懷明德。覩表裏以壯山河。分控秦晉之雄。險阨形勢之要。彼匡廬洞庭。僻在西南者。曷以有是耶。況乎登東山之巋然。俯萬景之前陳。何雪與月而云勿宜。而特夫游者之未數數至也。余前守同州。今來河東。龍門並隸焉。人與地似若有夙契者。因得畢游。以極其觀。暢其趣。用書崖石。識歲月云爾。

招墾里記

招墾里在寶雞南萬山中。去縣郭絕遠。為人跡所罕至。乾隆初。余令寶雞。按縣版得其里名。以問吏。吏曰。是僻處山谷。與外邈隔。前來官此者。雖出行縣。卒未有一往其地。蓋畏其荒險而憚崎嶇也。余顧謂吏。知縣事者。凡山川里居土風民俗。其遠近多少饒瘠。若為澆樸。宜周覽目覩。寧避險遠自惜耶。顧往實難。居無何。屬當巡行。因戒吏卒往里中。出郭渡渭水。至南山下。山盡闔。勢不可進。見兩崖間忽豁坼。若扉半啟。土石中裂。類斤斧劖刻所成。然狹逼甚。望之疑徑道無所通。吏前告曰。此往招墾路也。余勇而入。視其間纔容一騎行。導從不得列。羊腸佶屈。蛇盤紆迴。宛轉循岸

壁仰視天光。如在井底。度行且百里。已日暮。無止舍。得里人穿室山間為神祠者。僅一楹。就休其中。明日復行。約五六十里許。連山皆分。境忽大闢。平原廣陌。井聚廬落悉見。馬首意方豁如。吏曰。即招墾里矣。里舊編甲凡六。居者數千家。其地宜五種。而菽麥尤盛。其舍與吐腴。而田多膏壤。故歲常登。其材木富而桑柘菓蔬足於資。其俗安於耕蠶。供衣食吉凶。里相婚婣。鄰尚和樂。而寡訟鬬。居其間者。蓋幾若自為一世。然亦以其去城郭之遠。而縣邑之人。常不至也。以是絕去華靡之風。而久安樸愿。余少時讀桃花源記。特以為出於作者之寓言。及觀於是。始歎與淵明所云未有異者。雖然。向使余怵於吏之所謂難往者。卒亦如前為令者之勿肯至。亦烏知其俗淳境美。有如是哉。里中之民。自少至老。既未嘗以事涉縣廷見官府。其賦稅亦不勞催科。凡田舍市易。不為券契。以口成質而已。亦訖無變者。嗚呼。是猶太古之餘。而樸未散歟。特問其人。多未嘗讀書識文字。孔子與冉有論衛庶。以富以教。余於里俗之美。而歎其不可無教也。於是為造講舍凡六楹。買田五十畝。擇諸生良謹者為之師。使詔其子弟。以歸於學。俾禮義益明。而孝弟睦婣。成俗愈厚。為令者與父老。倘尤有樂乎是歟。里之四周。皆羣山包環。闢其西入山。道路險窄。若余自齎難至招墾者。凡數十里。中豁大谷。復為墟井。自此可達鳳縣。其東山徑亦如之。凡百餘里。至岐山縣。北出

為五丈原。昔時魏延語諸葛孔明。欲以五千人出子午谷。直抵長安。即其處也。余既去里中。後輩於事。數欲再往不果。思其俗之淳。與其土風之美。蓋久之不忘。因記焉。以告後為政者。

伯珪公家傳

公諱一琦。字伯珪。余高伯祖也。父懋勛。嘉靖乙丑進士。官廣西布政使。公生而英異。及長容貌奇偉。若世所畫漢前將軍壯繆侯狀。見者咸畏敬之。膂力絕人。無敢為敵者。邑中有石坊。高數丈。常乘馬過坊下。以手援坊。足夾馬起半空中。久之乃下。又常坐舟中。舟甚巨。引足抵其舷。舷裂。其勇自天授如此。常喟喟曰。吾聞孔子力能翹國門之關。今庶幾哉。然性尤倜儻。喜任俠。既以家世貴盛。凡所行事。落落自異。動一縣中。以故衆相謂稱喬公子。公子益壯。名益聞。或勸公子藉方伯之緒。盍折節讀書。取科第。致仕宦通顯。何但事豪舉為。公子仰天笑曰。吾故厭儒生咿唔帖括。幸得冠晉賢。佩印綬。輒詡詡意足。不中世用。所素樂者。伏波將軍以馬革裹屍。真大丈夫志耳。因去學韜鈐。益習擊刺。中萬歷癸卯武舉人。未及仕。徧走之四方。交其豪傑。於是公之名播着南北。當是時。明使劉綎為大將。出山海關東。進兵。公適在燕京。聞之大喜。曰。此吾自見時。匹馬佩劍走追綎。從戎軍中。綎亦素知公。恨得之晚。而杜松者老將知

名。引兵與綎俱。聞公已在綎所。明日過綎。賀大將軍幕下得無雙士。綎兵期日將發。與松等約分五路。擇善戰敢死氣無敵者。爲軍鋒。以聞左右。未敢應。綎忽曰。是無如喬公子。即於衆中署公遊擊將軍。配以壯卒五百人。命先入通道。承令即日行。有盛勇者公僕也。亦健勁善鬭。執麾以從。公與五百人既發。鼓奮而前。遇敵大小數十合。擊殺無算。敵披靡引避去。公入險地已數日。怪大將軍兵不至。疑有變。遣騎還探之。則杜松兵不俟綎驟進。墮伏中。軍盡殲。綎亦敗沒。公大驚。然意綎或尚未死。即還兵求綎。而敵數萬騎方戰勝甚銳。爭遮圍公。公轉戰至滴水崖。遇綎部卒。始知大將軍果戰死。顧視所帥五百人。皆死於敵。無一存者。唯其僕獨從。因顧盛勇。吾出關遠從大將軍。本欲立功萬里外。今事乃若此。雖然。吾不可負天子。遂下馬望京師再拜。投崖下死之。勇痛哭殉焉。而公所乘馬素駿。健見公與勇既亡。馬亦自墮以死。事聞。贈公左府都督同知。建特祠以祀公。善爲詩。尤工書。方爲公子時。以眾入獄。即於獄中學書。書如懷素。比獄餘出獄。而書大成。得者爭寶之。而盛勇者有妻曰蘇香。其父母聞勇死。以香少。欲使之嫁。香不肯從。亦自沈於河。公有子一人曰極。亦以萬歷壬子中武科。仕至中府都督。贈太傅。論曰。公以豪傑之姿。宜樹功立勳。顯爲世用。顧蹶於一戰。使不得盡其奇。殆天實阨之者。然平生素志自許。固已早矣。其致命抗節。毅

烈慷慨之概。關東人至今尚能道之。或過所投崖側。率欷歔太息不能去。曰此故明遊擊將軍喬公伯珪盡忠處也。於戲公眞得死所哉。

吳鉞傳　周煌

君姓吳氏。諱鉞。字炳臣。號左黃。閩始人。父士能庠生。君生三歲而孤。既長。貌魁岸多力。性剛直。遇鄉里不平事。多為人排解。或怒色爭鬭。毋命。輒愊服不敢言。屢蹶于場屋。乃納粟得主簿。分發四川。署彰明縣典史。借補營山縣典史。乾隆丁亥戊子間。滇省方用兵。兩解牛馬赴滇。軍功加一級。三十八年正月。　大兵深入金川。委守空喀糧站。調澤耳多糧站。君精神周帀。遇事敢為。官雖卑。大吏倚重。俟功成奏且破格用。六月十一日。賊犯木果木大營。大帥死。澤耳多去大營以東。澤耳多以西。松林溝赤里角溝站。俱被奪。聲洶洶。賊垂至。有勸君走者。君奮然曰。吾奉命守此。與站存亡。分也。與吾共殺賊者。骨肉也。因拔所佩刀。立木城旁。曰敢言走者斬。衆心稍定。迨賊至。君率兵及夫役等相接殺。賊勢稍潰。俄望見飛騎四面如雲集。自顧敗殘士卒餘無幾。流矢火光繞木城環相攻也。曰死耳死耳。余官雖卑。恨不能報　國矣。遂被害。被害時。猶徒手殺數人。血淋漓遍體。事聞。贈鑾儀衛經歷。入昭忠祠。廕一子廷淦如其官。

贊曰。方金川未平時。余以公事奉　命赴軍前。聞人士言木果木之變。語君死事狀稱吳君死尤烈。比還京。與君從弟香亭太常言之。因為余述其生平如此。殆忠孝出

於其性者。然余與君叔為同年友。知其先有以武功顯者。今君文吏且小吏耳。而卒能殺身成仁。于以光　國典。而無愧于其先也。嗚呼。可不謂偉男子哉。

書鳳陽紀事後

程廷祚

族祖孝威司空公以文章氣節著稱先朝之季廷祚來京師公孫少京兆赤浦示公所著鳳陽紀事一編拜而讀之有感焉廷祚竊嘗未解於有明之亡也流寇以烏合之衆弄兵潢池何至橫行中原陷城邑如摧枯朽而莫與爭鋒者以是編觀之略可睹矣夫鳳陽於明為中都即漢祖之沛豐光武之南陽也不然則江淮之屏障在焉豈有賊矢將及陵寢而留守諸臣顧相視晏然等瘧壽之警於秦越無怪乎過天星之來窈然如入雲空谷明之諸臣議論未終相拒僅三日而安危頓異巢傾卵毀禍敗之酷如此其甚也尚謂國有人乎宜是編之歎恨而不已與先是南京大司馬呂維祺上疏請敕淮撫楊一鵬預備鳳陽防賊東犯方公請假南來行次徐州聞圍始被圍即知鳳陽之不守賊勢之日熾也其深識遠慮殆與此同既而輔民部公竭慮孤城計安陵寢事雖未成君子悲之若公之忠孝性成兼資文武豈下於孫傳庭盧象昇諸公惜也當日猶未得公以辦賊耳時事既不可為則舉家室以委之卒之毋妻同時遇害殉難最烈而終不以責非守土懷怨尤之私嗚呼如公者亦無負於人國而可謂賢矣廷祚深幸是編之存可以考鏡當日情事見公之本末噫當鳳陽之陷何時也公以二親在挺身入不測之中如蹈水火語及長陵抔土即引義不屈

抗逆賊虎狼之威後之覽者猶將見公之鬚眉於行墨間也

遊周橋記

康熙辛丑閏六月二十四日余自清江山盱公署適周家橋踐約也周橋距清江百里臨洪澤湖為山盱張耀麓使君防禦之地使君瀕行謂余曰待炎暑少减吾與君為湖上遊同行者門人張芾男兄弟是日晚發余乘肩輿芾男兄弟皆騎從殘月在地疏星歷歷所經村原皆曖昧不可辨惟蟲音四币野水縱橫與茂樹相遮映曉風過涼羅衫若不能禦時秋立旬日矣過板橋下有水甚淺或曰此鹽河也當時曽通鹽艘地為道士莊行稍遠朝霞已掛林表初日漸上至武家墩凡行二十五里初淮水發源桐柏諸山水䐲湊之下流益大至於盱泗之間又水會也羣湖渟渚（淮水過泗州南其西北東三面皆湖）動與淮合當其衝者東淮安郡城南高寶西則泗州田廬常受其害高堰之築所以障水勿使東南由來久矣又自宋金以後黃河南徙合淮入海而淮弱黃强明人乃建蓄清敵黃之議以治運道　本朝踵之康熙三十九年大修厥堰盡塞明之六壩（六壩舊在周橋以南明代所以洩湖水於高寶使不得至泗州）增建石隄長百二十里淮水乃與諸湖滙成巨浸而洪澤之名特著據山陽盱眙桃源清河數縣界三方不得外洩兼力北趨以與黃會運道始利東南諸邑受其害者亦得復事耕鑿而泗州陷矣於是洪澤之水

儼如洞庭彭蠡。夏秋汛至。滔天浴日。設壩以候啟閉。設官以嚴防守。歲費鉅萬。洪澤大隄。北自武墩始。水中柳林。縣亘甚長。治湖官取材焉。柳林盡。始見大湖。自武墩行十五里。至高家堰。湖水湧洶。高踞上游。東望郡城。勢若建瓴。聞西風欲猛。無不股栗者。是日風自東南來。猶淜湃有大聲。壩外衝激飛起。如白煙浪花也。駐車徘徊者久之。此地有郡佐公廨。遂至第二隄。隄在大隄內。兩隄間有小河。治湖官運料所由。自武墩直至周橋。不通外水。飯罷。遂駕舟於此。二十里至老隄頭。又二十里至高良澗。地有禹王廟。為高堰山盱分界處。先是隄守湖汛俱統於高堰郡佐。自重建新工。山盱之名始立。由高良澗至周橋。又二十里。河既不通外水。港行交橫。停結不散。多赤蜻蜓色皆成硃砂。往來岸草間。甚疾。從者以手取之。垂及其翼。即颺去。抵周橋日已西。本水鄉荒署。宦此者蓄舖版築外。俱不問。張公以世冑甲科奉　詔來防險之餘。於一方之甘苦無不恤。且率其子弟而教之書。余行小河時。聞舟子語。多德之。暇則賦詩垂釣為樂。官署西控大湖。三面俱挾平地。村人環市而居。後有方塘。庠處即小河委也。公臨塘增土為臺。上構茅檻。每日夕披襟而坐。涼風颯然。極目曠覽。綠野彌望。村火互樂上屬天星。余既至。本謂信宿而歸。公留頗殷。因得備嘗其樂於茲。其明日。詣湖上候落照。又明日。曉循大隄而南。觀古溝大壩及茅家圩首壩次壩。凡治湖

者既作石隄於隄面均折處患其受浪為壩以殺浪勢障石工歲修焉隄上復壘土尺餘名子隄增隄之高余所見諸壩皆極整肅張公修也是日至減水壩止壩側為夏家橋又明日早登大隄朝日未出斜月尚輝水氣天光混為一體煙開帆轉萬籟猶寂恍然若位身圖畫矣又明日復至減水壩減水壩者三面皆石工設之以洩湖水水長至是輒流故名若是者三所壩內亦民間閘田歲值水小則耕水大則棄之水之出壩也勢極汪洋儼若一湖與高郵寶應諸湖相接於此乘小舟直過減水三壩水中垂楊如櫛濃綠相引舟行紅蕖如遊蜂之食花上凡減水壩三所南北各有土隄民間修築北隸山陽南屬盱眙隄內皆田設有潰決則盡吞於湖水余客周橋張公適諭百姓守備且助薪木是日遂至天然壩公先命設飯於此山色湖光直上几席涼風穿柳陰而度四顧甚樂不能歸此為天然北壩仍有南壩余未到俱時啟閉以蓄洩者至隄家壩地勢漸高而湖隄盡矣自公署至天然北壩幾二十里歸署後仍停三日時殘暑猶熾晝長無事惟彈棊閱射觀界茲凡余所游歷帶男兄弟皆從七月朔後一日與余還清江即自署內方塘入舟亭午抵武家墩登岸由故道而歸日晡矣凡周橋之遊往復不盈一旬長湖大隄俱到所不至者天然南壩以南而已既而思之古今之紀遊覩者不一要其所以恬情必有在也今洪澤一湖地勢險

惡可畏周橋處荒陂白浪之間人跡罕到惡覩所謂僊幽蒼翠蘊靈境之秘與畫船簫鼓醉太平之煙月者乎其不與於游觀之數宜矣雖然此東南之關鍵也生民是賴運道資焉余得從賢士大夫之後周覽形勢詳其本末而山水自然之樂未嘗不寓其中視謝靈運帥徒衆伐山開逕而所獲止於一邱一壑之美者余之所得不已多哉初山盱高堰俱當大湖而高堰為難備邇來高堰水底稍高水勢趨下山盱石隄又卑高堰遠甚故今較險張公云

清涼山莊圖記

天地之大將任取其所有以極吾之遊觀而吾之樂焉乎窮樂之所以窮者以人必求如金谷與輞川者而後樂則其樂必盡於是而天地之大無有矣若晴江先生清涼山莊圖有異焉闢巷運岡陂陁小竹叢生流泉涓涓者徑始闢也老松數十株排空振鬣列踞左右者柴門啟也一人笠屐頎然而頹顏稚子以杖荷葫蘆卷軸而隨行者山莊主人也綺疏相望隱見於松間者山莊精舍也牆纍石為冰裂狀而有門可入入門而大廈眈眈旁有步櫚可至別舍者為含清堂松林既盡錦石玲瓏矗立前層山龍旁繞芳櫻殷春之卉炤爛極目者為紅藥園翳松林而睨紅藥者為西巖草堂為待月廊為飲山堂前有平臺俯臨積水而石闌縈紆於其上者為綠齋臺山

色遠近皆碧玉。藥桃杏之屬。如綺組雜陳。庭宇霏霏有春氣者。為融霞暈雪山居。其前則竹樹陰濃。突起高阜。桂叢爛漫。滿林葉赤如丹者。為晚紫陂山房。樓於林杪而水邊繚以曲闌者。其下為甘谷。翠微之上。揭煙靄而高峙。時有白練遊曳者。為掘雲樓。結構朴略。背枕秋林者。為潛吟堂。相近有石竇如牖。窺之惝恍。中有板橋微露者。為窈然洞。已而梅林覆山。偃蹇千樹。氷雪之色。一望令人寒慄。中有屋。為江城老梅屋。林中有池。為落素池。岡阜隆隆而高。茂林脩竹。紫蘢布濩。中有微徑如雲際斷虹者。其屋為雲翠居。竹下有水。迴流而清淺者。為竹港。兩山忽開。其間沙水相錯。有馬數十匹馳驟翹顧。各極其態者。為石子澗。相連者為白鷗渚。為青莎坪。為蒲塘橋。俄而巖石參差。虬龍拏攫。萬松高下森列者。蒼龍崖也。風濤澒洞而昏旦杳冥者。松間草堂也。峰頂飛檐軒翥者。歗遺亭也。山麓邃然而深曲者。雲根隩也。蕉陰成幄。碧梧交枝。而畫簾掩映其中者。陰玉山房也。舊雨庵也。接舊雨庵崔巍層構。出於林表者。凌虛閣也。爾乃層巒殊絶。形勢極壯。懸流噴薄於巖壁之上者。飛雨泉也。其泉下注。復分至流於澗壑者。燕尾汊也。二水之間。凌空迢遞者。蒼煙岫也。冠其顛者。挹月亭也。山勢至此。豁而中斷。夷為平疇。散為浦溆。則有若秋菰浦。宿雨朝煙。離離蔚蔚。遊春者繽紛不絶。則有若植霜園。有若翠菡墩。有若依緑亭。委蛇緜亙於花柳阡陌間者。則

有若采花隄。隄外則有若龍潭。背山依林。面俯龍潭而端然敞扉者。則有若樂脩堂。龍潭之上。繡錯綺紛者。則有若稻香畦。耕牧悠然。村居歷落。而渺渺盡於平沙之外。由依綠亭而下。則有若芙蕖灣。隔渚垂柳依依。則有若平碧水榭。自水榭而乘朱檻以至止者。則有若蘆荻水亭。葭菼蕭蕭。小舸或行或泊。而冉冉極於浩蕩之際。其上則雉堞回帶於崇岡。江光帆影。縹緲無垠。而山莊之圖始竟。斯圖也。計長五丈有奇。為崖為岫為陂為谷為洞為澳為墩為坪為潭為浦為渚為灣為汊為港為澗為池為泉。凡山水之屬可名者十有七。為園為畦為隄為橋。凡山水間之可名者四。為堂為草堂為亭為水亭為樓為閣為居為山居為山房為屋為庵為廊為臺為水榭。凡廬舍之屬可名者十有四。至於巖巒起伏。煙雲變幻。氣候往還。以及竹樹花卉蘆荻水草。流泉飛瀑。徑路籬落。闌檻之屬。人物器具之類。靡不窮態極狀。大至無際。細入微茫。山水之奇。園亭之勝。繪畫之能事遂備焉。蓋良工為之三年而後成。嗟乎。昔人輞川金谷之樂。曾足語其彷彿也哉。晴江憮然笑曰。吾寧有是耶。吾意構耳。以余觀之。係山莊於清涼。而圖之所有清涼不能有也。殆將舉天地之所有於一圖圖此者。撫有斯圖。以有山莊。即撫有山莊。以有天地之所有。故其樂易致而無窮。然則晴江之意構。不其大乎。圖成而屬余記之。以為非余不能記也。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八

閔篇

張九思

郡有人柔如貓諛如狐貪如豺噬如犬里之民患苦之父老相聚謀曰是若何謂之曰前數物者父老知之乎曰知之夫此數物者之不能不並生於天地也父老亦知之矣置之有所則不為害今夫貓吾用之捕鼠狐與豺吾驅之在穴犬吾放之守夜於是乎四物者不能為人害而常賴其用夫貓與犬吾絕其食而使之宿於庖鞭其首而使之門於客狐與豺利其皮而使之遊於禁是物也其能靖者幾何父老曰善既而連歲郡中甯姑胥乞者家貲萬金姬妾僮奴之奉一呼而左右集者十餘輩久之不樂去為乞親故或醜之強之歸則怒廣廈匡牀不如草棲露宿之軒夢也烹鮮擊肥不如殘盃冷炙之適口也始其兄偕乞兒往還則弟尾之兄曰第從我者已乃相與言曰初不知乞之為樂若此也吾聞之洞庭山薛翁云臨蒸人曰又有之矣邑某氏子父生之晚愛甚恣所為不詰也為納粟肩名太學中尋父沒狎里中惡少與之遊學樗棍符咒之技引無藉者皆來一夕相與謀曰某某多金盍往劫諸某氏子笑應曰諾或曰不畏法乎曰誰敢者踰年事敗吏籍其家閱先世遺券畝鍾之田千餘倉粟陳者三四年食他物稱是有司者惑之付軒曰是二人者之為其無足怪皆

起於忘己之有而以人為說者也。少自好者羞稱之。世之忘其有而恃人之有者。不獨己與盜也。孟子曰。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嘗試與之言己與盜。必笑之矣。然其所蔽。亦姑胥臨蒸兒之類也。

閱天傭子集

或問文章大家之稱於艾千子。千子曰。無所不備。張子曰。千子之論。似之而非也。夫大家之云。非其無所不備之謂。而有其所以備者之貴也。今一肌一髮一齒之在吾身也可析乎。曰不可。而身非一肌一髮一齒也。神明君之。血脈貫之。且雖一肌一髮一齒。又可遺乎。大賈挾巨貲遊於江湖。百貨咸列。擬封君之室。舟子曰。吾能為君載之。惟所欲往則達也。故此兩人者。不相謀而相求也。脫有風濤變逆。蛟鼉之害猝遇。斷港絕潢。操舟入焉。水潦退。累旬歲不得出。於是則還其貨。號其衆。負其舟。甚者剖棓而後能出。若是則舟與水不得也。故大賈之貲。非害邑之需也。萬斛之舟。非咫尺之達也。人之性質絕殊也。而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人才各有適也。而孔子曰君子不器。若是者何哉。夫能備萬物者。蓋人為天地之心。而才廣於學。則器不足概也。故皆備之我無我也。不器之器運衆器而一之。此可以知大家之說也。

明孝廉馮根公傳

公姓馮氏。諱一第。字根公。善化人。中天啟丁卯鄉試。高才博學。崇禎癸未。獻賊陷長沙。大脅諸人士。公知不免。易姓名。逃之工湘。先是土人有害公者。為賊耳目。蹤迹公。脅之以出。公始見賊。以大義陳說。不聽。且曰。第從我。不者且殺汝。公大罵叱曰。我好人。知綱常。曉順逆。從汝賊耶。今日死固其所。賊怒。遂磔之。公臨刑為文以自弔。初公嘗與友人郭幼隗讀書城南。為司理江門蔡公所知。蔡公者。晉江人。以司理守長沙。城陷被執不屈死者也。余攷江門集。有夜巡城望南皋燈火憶兩人詩。又以知昔賢作吏。平時之汲汲留意於得人也。於後江門既死職。而公亦就義。可謂相知也已。

贊曰。使馮公不遇難。老死牖下。亦安知其勁氣所發如是。土人之陷公。乃適以成之也。公有莊距余居二里所。先世之邱壟在焉。余嘗過其墟。慨然太息者久之。以謂福者庸人之所貪。名者造物之所靳。忠義之士。受禍愈慘。名亦倍烈。以為是足以酬矣不然。奚其澤之流乃若是。世有不務篤行之實而亟於名。何哉

逕亭記　　程穆衡

康熙壬寅。余與聞君靜儒偕試澄江。闘各言所志。余曰。昔淵明言己性剛才拙。自諒入世必貽俗患。今吾自揣實同之矣。夫性剛則多觸忤。才拙則昧逢迎。斯二者仕途之大蠹也。他日誠倖邀一第。當擇寬閒之野。搆逕亭其中。招致四方銜華佩實講說知恥之士。相與究大道於遺經。樹彝倫於末俗。如斯而已。靜儒曰。然然。亭以逕名何居。余曰。漢野路候迎賓客之處曰庐舍。庐者逕也。逕而舍之也。周官夏庐馬註謂庐之於廡下也。詩不云乎。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以余之無似。而猶學之士肯適我。當逕之惟恐後。如威明之於節信。伯喈之於仲宣者。豈其敢避之云爾乎。靜儒頷之。後十五年而余成進士。一試上黨。竟罷去。其罷也。則真靖節之語爲之蠹也。然自是友教四方。有志之士。恒有不鄙棄余而過問者。欲迎而舍之。卒不可得。今年春。始即所居之東偏。發除穢礫。搆亭焉。似樓而敞。似閣而深。陟階以升。有桔有莞。西南其戶。延月與風。環聚經史。約五千卷。儒生義說。歷代紀載。麤稱備矣。而他諸子雜集不與焉。有相從問學者。靜而驗意念之醇雜。動而察日用之踐履。閒披覽藉弄翰墨。皆詠懷風烈。激揚清濁。非徒作也。蓋區區之志。老而未息。英髦才畯。茍聞風興與。亦惟以此相勗勵而已。而靜儒官太史。罷歸殁已二十年。追惟前語。直如日

睽。是可慨也。噫吾州之亭最著者。離資有晞髮壺隱學山有放眼樂郊有翦鑑。計其一時之輪蹏冠蓋。繁華赫奕。豈直百倍斯亭而已乎。亦既蕩為榛墟。犁為碟圃。人皆掉首過之矣。而獨陸道威之桴亭。今猶有訪其遺址。而徘徊憑弔者。以此知士君子之遺徽未沫。貴詩書之永世。而無羨富貴之偪人。彼靖節之愛吾廬而讀吾書。誠審所自處爾已。後有過楊林之渡。求今講學之廬者。登斯亭而四眺。或亦將興感於茲歟。

思樂園記

思樂園者。故贈奉直大夫西音陸翁思親之所構也。贈翁故居鶴市。即宅後闢基焉。其地闌陽而郊陰。右負廛左瞰畛。竹木森秀。亭榭樓館。錯列而各稱其所。入園門迤廊北折行。巍然面南者堂。堂之額即思樂。蓋贈翁之父瑞夫公。夙有知仁山水之樂。贈翁孺慕久而不忘。為園寄思。傳曰。思其所樂。故當湖宗人陸維垣因以題焉。堂前古桂團容如蓋。蔭可數席。循桂而南。迴廊數折。洞門窈然。得舫齋。山石層累高下齒齒。分栽牡丹數十叢。支家孟家諸紅。稱貴重者咸具。坐舫中眺牆外紫藤。繽紛垂架。自舫齋循廊而行。啟扉循磴而北。為小澗。石梁跨其上。度石梁。沿山徑山址皆抱水。若飲於溪。其左蒼林邃迤。碧徑紆複。峯巒蔥蒨。乍淡乍濃。迤右面池有亭。曰借鑑亭

畔蒼藤古木其高參天。雖盛夏亭午無暑氣。再循石梯而北。頫憩書舍。右轉數級。登
小樓曰飛雲。於林薄間東南望。則蒼翠萬疊。平眺見閣左炊煙。高甍鱗次。東垣外為
佛閣。閣踞園之中。升閣而望。古樹芳華。虬曲摩霄。飛蘿緣生。飄拂若垂絲結綺。樹皆
倚崖臨岨。高下成林。百羽萃止。哢晴訴遠。啁啾嚶聒。為佛閣者。蓋太宜人素奉竺乾
教。贈翁遂成其志。亦思樂之所託也。直佛閣之北復有堂。方構而贈翁捐館。故令諸
嗣君未忍潰於成。惟支柱壞傾而已。再出其東。則土岡演迤如臥龍。岡上長松彌覆。
老梅槎枒。由岡坡陀而北。築土峯。高亭翼然踞其巔。四隤嶢峭。俯而下瞰。編芳為樊。
樊外瀦溝。溝泄園水入於畎。溝上行人累累。咸見其髻。再踰溝則琅邪氏北園護其
外。喬柯修篁。荷香蓊鬱。彌復無盡。以舒遐曠。而平疇村舍。遠近環合。英川秧雨。寒靄
飛甍。霞彩雲濤。昏旦萬狀。此園之大概也。總園之勝。窈窕靚深。規池矩沼。負抱宛轉
皆贈翁之所意締而手啟者也。贈翁雅好客。歲數治具。觴余園中。每春夏之交。蒼翠
四封。蹊徑殆絕。桂叢竹樾。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留連抵暮不能去。尋余走燕晉。羈宦
跡。迨乎投紱歸里。復客授他邑。雖茲園咫尺。而不獲遊。蓋三十年於此矣。戊子歲。其
令嗣君以暄春妍景。復置酒延余續游。則石色愈古。苔蘚蝕而蔦蘿封。拱把之木。獲
遂其性。連雲拏攫。俛仰今昔。哀來樂往。其真可慨也已。則敬以告於君曰。隱居之樂

云勝南面王者。吾弗知。第不見夫都卿相貴重用事於長安者乎。豈絕無山水之樂然往往人得挾所遇以奪其樂。當其浴齋既歎於所思。而輻輳沃麗之地。等諸荊榛雀鼠之區者何限。矧能思先人之所樂乎哉。今子襲先業之遺。曳絲御纓。旁睇疇壠。靡所不益塈。誠思先人而弗怠。豈惟贈翁。將世世樂是可矣。爰次其語以為記。

汝南宗祠碑記

故南京刑部右侍郎。加通議大夫周玉巖公。發祥於鶴市之駟馬涇。後雖徙之邑。其子姓咸聚焉。玉巖自定譜系。斷自高曾。謂世德農隱。不屑扳附唐宋遙胄。其慎如此四世至澄宇公。族齒漸增。又四世而今藹亭。始建宗祠於市之西。後為堂。繚以周垣。藏列主。前有室。以肄禮序事。歲時伏臘。偕同會者拜奠。於是朔望則上香。如唐宋儀。由是器有品。物有章。齋戒有期。飫餕有式。事粗竣而迫銓期。尋授京兆府倅。奉職輦轂。然念祠事不置。以余之好言禮也。寓書請為記之。余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古今時異勢殊。不相沿襲。要之禮緣人情。雖古未有。可以義起也。古者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未有不受子孫之享者。而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今無宗法。無世官。士起布衣。而有祿食。法應立廟而致饗之。故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汝南自武揚公而下。世為宗子。京兆君既以春秋祀事。

及他日修祠之費。守祠之人。俱獨任之。而偕冢孫之嗣為世嫡者。報氣報魄。以其恍惚與神明交。而族之遠焉者。列拜於庭。不任費。蓋守宗法而稍變通之。於情安。於義協。斯之謂禮矣。又祠者春祭之名也。以為祭享之所。而同於廟者。非古也。然太乙陳寶黃石之屬。以神祠。欒公石相王公之屬。以人祠。祠之來久矣。朱紫陽作家禮。因有祠堂之制。諸不得稱廟者。作室以祀曰祠。 本朝因之。著在會典。通於上下。所謂禮以義起者此也。傳曰。知敬享則知敬養。稱諱如見親。饗必樂。斯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因睦以合族。尊尊親親。人道畢。而家有孝子。自世之靡也。士多去田里。離墳墓。今歐刑部公至京兆。九世咸依乎鄉井。韞德龐鴻。日以滋大。宛若孝僕之於陽羨。益公之於廬陵。復取先儒廟祭之法。斟酌損益。情文疏數。交修而用之。此望國世家。儒林文苑。所謙讓而未遑者。將為引其端焉。不綦盛哉。爰俾鑱諸石。貽其子孫。見而繹思云。

記何山逸士

史震林

朱適庭讀書詠詩於何山孝隱峯之麓。翛然與流俗相遠。吾友石杉長老。性高潔寡合。避喧何山之間。思庵蘇人。憚其峻。多避之。惟適庭來甚洽。每造庵。輒取僻徑。或獨行曠野。雜漁樵為歌吟。遇機辯則以為不幸。遇驕貴則以為不祥。客詆適庭曰。何乃爾為。適庭曰世俗好規而惡矩。謏紫而謗朱。從之是戾性也。目不可以受芒。耳不可以納糠。舌不可以習蠚。鼻不可以就檔。即且以多足行。郭索以無腸生。造物使獨。非力所成。客曰。子於交何善。適庭曰。嗟乎。與魚善而獺忌之。與鳥善而鷂嫉之。子不見夫斂蟲與譎哥乎。為蛞蝓。為桑蠹。為蛣蜣。為烏賊。為蚼蝬。為顛當。為奔鋒。為負蝂。為虰蠑。為濡需。此皆才智多能。秉持相勝。吾所惶汗驚惻。弗獲傳其心。竟其術者也。客前席而請曰。何謂。適庭曰。蛞蝓盜米。餒是用屣。桑蠹竊脂。瘠是用肥。蛣蜣轉丸。雖穢足歡。烏賊吐墨。設詭謀脫。蚼蝬媚竈。借煖自熇。顛當守門。防寇自存。奔鋒助懶。灼肪自斬。負蝂導吝。多積自隕。虰蠑螯胃。日月是昧。濡需附鬣。湯火將及。抑更有慚焉。為蟲而善叩頭。為烏而忍批頰。石杉長老聞之。岌岌然而笑。適庭忽謂石杉曰。為饕餮者之口。其亦幸矣。而未嘗虛之也。為傴僂者之腰。其不幸矣。而未嘗直之也。手莫賤於賭。膝莫輕於諂。腸莫曲於利。如足莫捷於名僕。石杉長老。又岌岌然笑之。

惲壽侯傳

壽侯公諱長祉。自號重遠。武進人。吾友惲甯溪之祖父也。父定伯。舉五子。公長。弱冠以家累棄書。有設縣子業者。參以言。晒曰。爾何知。遂發憤折節讀書。為人訓童子。五官並用。期年而學進。成文章。歲試得首拔。為郡諸生。晒之者悔之。性孝友。慷慨尚氣誼。弟哲有狂疾。數侮公。踞公臥榻。溺於食器。且焚屋。公弗嗔。哲袴單。脫己袴與之。曰吾弟寒。易粟斗。分數升與之。曰吾弟飢。孫讀書。則教其姪曰吾弟亦望兒讀書也。妹貧。給以麵。暑夜自驅牛磨之。婦執從苦戚。無怨也。邑人高方芝。以訴荒忤縣令。吏捕急。方芝匿。逮其母。公謁令曰。方芝孝。當自出耳。已而果出。方芝死於徙。妻殉之。皆藁葬。公跋涉千餘里。加土立石。書曰。武進義俠高方芝同妻貞烈宣氏之墓。設奠哭盡哀。翁是時年已六十矣。丹陽有婿劫婦翁者。其從十餘人。武進窮民也。乞公救。公曰。律法親屬相盜減等。投到得免死。爾投到乎。皆曰諾。公率之投本邑殷令。殷嗜詩酒疏吏事。大愴曰。民窮吾罪也。即投到屬免乎。逸耳。眾皆逸。上官怒。置公於法。盜聞之皆復來。擬大辟。公坐縱盜例擬徒。仰天而歎曰。嗟乎。上帝好生。聖主好生。上官者體好生以救民者也。潤城守陳公。反覆引律例。以去就爭上官。得援投到例釋不坐。凡五年。鬚髮盡白。病肝數暴怒。二年而卒。卒時索筆寫數字不成。日方午。命燭。甯溪跪

泣曰公意教子孫孝友凡事須重義勿辱先云耳首連肯指心曰無愧公課徒善誨勉人曰上儒四金耳吾輩安坐倍之無功主子孫不識字報又曰吾幼失學然善味孔孟語每以一兩字成事業焉平居木訥事有不平則履大庭折豪貴辭氣侃侃嚴不傷和怒者霽顏辨者咋舌也謙厚廉介有勞不伐或酬之卻曰以利為義乎即怒公者無不心服云

蔡烈女貞仙傳

貞仙蔡氏父無子自教之讀書每日請其父說忠孝節義事有奸邪負心者則歎曰為人乃如是耶既退必焚香拜天自幸得忠孝節義人字於同邑之于氏年十九將嫁夫大病卜者曰迎婦則吉時父方歿母難之貞仙請於母曰往而吉違之不仁且無義也母然之遂往夫死分所簪如意釵簪其一於夫首脫一劍納夫之腕哭而絕復蘇初聘時夢金劍入手斷為草質取銀劍復斷如初珠翠皆成紙花有吟云草草絃中曲忙來半局棋至是驗云及殮截髮納棺縊於柩旁救之不死旋墮樓弗克夢其父示以節孝二字曰宜兩全於是和顏事舅姑時姑尚未舉次子乘其喜常為說古今賢婦人為夫廣姬妾獲福報者姑從之且使主家事忌者譖之貞仙辭於姑曰媳不才家事弗能理也忌者又譖之謂其有他志貞仙乃泣曰節孝寧復能兩全耶

於是取所讀書。并自書手迹。與所作詩詞。泣而焚之。啟匣檢所存如意簪手劍各一。泣玩良久。戴而復脫者三。嗚咽俯仰。悲不自勝。促老嫗先寢。更衣對鏡。撩髮取素繩纏如意簪於髻甚固。袜劍欷歔。顧女婢曰。以託汝。倘死。勿為人所脫也。旦起襲故衣。問安於姑所。辭色和婉如平時。午侍食既撤。入房而縊。時乾隆丁巳六月五日也。年二十有五。貞仙父字斗南。其叔字秋巖。余友也。秋巖館句曲。每歸必視之。問曰。聞舅姑以謂常挫汝。有之乎。對曰否。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古賢婦有訟其舅姑者乎。即死切勿有他言也。

蜀碧自敘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殆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鄢藍播藺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敗歸未大創也崇禎十年闖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無堅城十三年而獻又繼之蜀始驍瘡焉原其故文燦受紿於房穀其走綖矣嗣昌督師於荊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砫其隘通矣士奇溜糧於守軍其遮撤矣嗣是陷夔門破梁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破災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難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思收拾人心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砲奴死雪鰍死貫戲死剖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男盡矣及婦女民盡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堙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流血成川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廹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悖

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據。王珍之草竊。爭城奪地。創霸圖王。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貙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所置郡守牧令。蓄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豈不知心之所極。泪簌簌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磬泉泗自敘。

楊展傳

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樑。嘉定人也。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工騎射。少應童子試。參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材也。亟獎拔之。舉崇禎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衛獨行。遇賊劫其橐。展笑曰。爾欲利吾有耶。吾與爾鬭射。約退百步外。執號箭為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幹。賊驚拜去。臨試闈貴人有馬。兇悍難制。挽以鐵轡。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衆愕踖鮮應。展持弓矢。排衆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回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聲曰。四川楊展也。闈貴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臣。尋陞展參將。以憂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子踏月江邊。隔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

也。射之應弦而斃。覘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是畏服之。甲申獻逆據成都。僭號改元。遣偽將四略。展起兵犍為。會閣部王應熊檄至。即從總督樊一蘅及游擊馬應試余朝宗等攻敘州。力戰復其城。走偽都督張化龍。又擊敗馮雙禮。遂次第收嘉眉諸邑。於是黎州指揮曹勳副使范文光起洪雅。土司馬京起榮經。為展聲援。遺民潛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時獻賊遣狄三品劉文秀等來侵。大敗還。授總兵。歲飢人相食。展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我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又置竹筏數千於同河。以濟榮威富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璟新屯田於義眉。歲穫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服己也。大殺成都居民。率衆百萬。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衝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兩岸逼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銜。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鎗銃弩矢。百道俱發。賊舟盡焚。士卒糜爛殆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沈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其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振。蜀之起兵拒賊者。皆倚為長城。袁韜武大定者。窮困來奔。韜故姚黃十三家賊。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之。命

大定守青神。鎔守犍為。鼎足備賊。偏沅巡撫李乾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鎔與總兵李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時通餽遺。鎔不悅。乾德因說鎔殺展。大定亦忌展富。三人合謀請展詣犍。介展壽。展欲往。其子璟新諫曰。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齧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蓋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己簡畧。日夜從臾鎔除展。展不悟。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偽為恭謹者。展坦然入帳。浮大卮痛飲。日暮沈酣。袁武將展劍舁入別室。使勇士往刺之。展寐後目不交睫。睛光炯炯射人。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僮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僮止之。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僮促之云。時年四十有五。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秩也。袁武既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璟新逃去。妻陳氏罵賊死。其家殘焉。時偽帥孫可望者方據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取曹勳而襲其後。袁武方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數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尚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即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疏。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為乎。然自展死

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蹂躪。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談展事者猶追念嘖息。稱楊侯不衰云。

史氏丹溪生曰。泗王父五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璟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孤身來歸。衰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貽駿馬遣之。而身詣賊酋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追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沈船於水。賊遥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逭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擅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劉道貞傳

劉道貞。字壂仙。天啟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為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登科者。建旌坊。虐使其鄉。又蔭富民入戶。歲收牌煙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難。沿為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敦行古直。其學六經外。百氏內典。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禎甲申。獻逆踞成都。遣兵四出。道貞語子睽度曰。邛州控制黎雅建昌。為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惜猝不及備耳。未幾。偽參將張畧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沈黎。激勵土

漢李衛等共抗賊。而身自資軍於曹勳。曹勳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都。
軍於門。賊入止焉。同輩皆斬。次及勳。勳遽呼奮起。絶其縛。還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泅
江中脱亡。至是起師洪雅。道員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再至。巡道胡恒檄甯
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至而城破。恒及州牧徐孔徒死之。賊趨陷雅州。沿江下攻洪
雅。勳率衆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嶙峒中一徑。藂石錯雜。賊至不得
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員時以李衛軍來。謀遣睽度等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
賊後。賊陣動。曹勳自上望之。挺刃下趣賊。力斬數十騎。員援枹鼓以從。賊返走。騎兵
闌塞。睽度等自下揮短刀。仰面疾攻。絶其徑。賊衆數千。悉墮壓塹中。復臣等殘死人。
竄匿深箐以免。賊入蜀後。所至摧陷。無敢攖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勳前絶縛殺行
刑者亡也。益憚之。號曰曹軍。而目道員伯溫先生云。於是道員曰。寇膽喪矣。乘此追
亡。臨邛可復也。令睽度引軍疾馳逐賊。而西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復雅。斬僞牧。合
而之東。圍邛數日幾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勢不敵。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
高克禮楊之銘者。兩氏構怨。高款於獻。銘弟僑欲乘亂弑兄。與高合。而銘方違成都
進士朱俸伊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僑先導賊至。敗銘等於飛仙關。虜殺之。雅
州牧王國臣以城降。州復陷。道員時駐黎城。料土兵。孱壯勇。謀進取。寫聞之情衝嗌

血。臥疾不起。泣語勳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若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隳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為人廉幹縝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歸。自出金帛醴酒曲勞之。人爭為用。嚴道以南。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勳之力也。初走沈黎妻王氏率家屬避西山。賊搜執之。及睽度圍邛。環刀械頸置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磔其屍。置之城外。舉家百口殉焉。後一年。睽度單軍遇賊。同孟犮力戰以死。其妻馮氏。有詩名。載邛乘。

史氏丹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恥談兵。臨難縮縮。無所施之。以其術為世詬病。先生用一旅師。扼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其學與。或謂先生喜逃禪。於視死生禍福。范仲闇之誅曰。討仇終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為先生乎。余至臨邛。訪其軼行。詠歎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瀨水崍山。永終古也。

鐵脚板傳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皥。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皥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縢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偽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

除城盡戮。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擄戮四鄉居民。登皡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為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為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皡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梧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皡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偽為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皡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譟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為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腳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皡。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皡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皡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腳板也。成功既殺登皡。駐兵石佛趾。修木城。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 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平。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皡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為。一方之廣涉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皡。意何為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迺其鄉之風氣然與

街亭之敗論

王豫

街亭之敗。天也。非人力也。諸葛孔明豈誠明不知人。而馬幼常豈誠不可大用者哉。孔明之初出師也。關中響震。南安天水安定。應時歸降。假使兵交方始。易敗為勝。咸陽以西。不血刃可指日定也。甫出門而車軸折。遽還漢中。引咎責躬。厲兵講武。以圖再舉。而時不聽矣。迨於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屯田久住。賊不復出。事臨垂克。發病隕喪。訖不克申其討賊之志。漢殆天之所廢也。不然。馬幼常智計之士。非攘臂袒體前死而不還踵者也。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孔明用其謀以平南中。既且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以定。夷漢以安。率承幼常旨。而謂其不足以當張郃。是殆未識天心也。不甯惟是。烏林之役。曹操方遁。吳之諸臣。唯魯子敬謂當結劉備以治曹操。而周公瑾欲徙備置吳。分關張各置一方矣。旋欲進取劉璋。而并張魯矣。設公瑾不死。昭烈且不能入蜀。亦安得據荊州而有之。方治嚴遽卒於巴邱。而代之者魯子敬也。遂以荊州資昭烈。而鼎峙之業成焉。既而關雲長攻曹仁於樊。威震華夏。操方議徙許都以避之。儻延以時月。雲長自樊以逼許洛。昭烈命一軍出漢中。以向咸陽。操且窮蹙。豈復有自安之術耶。雲長之勢方振。而魯子敬死。呂子明代之矣。子明蓋嘗謂關羽君臣不可以腹心待。而當及強壯以圖之者也。於是雲長沒。昭烈

且受折辱以死焉夫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而此一人者適丁其時以敗之成之間不容髮凡此皆天也人方當塗掌事之時一切宜循道理竭心力不得委之於天及事定之後推而論之則莫非天之所為者余嘗病學者好以事後成敗揣前人故因街亭之敗而類及之

與吳尺鳧書

豫閒居覽古思於摩研編削之暇紀述先民德音而斷正是非廣見聞則莫宜奇偉人之在菰蘆中者今年秋乃得於武林客舍交宣州沈丈樗厓樗厓為明徵君耕巖先生孫往讀徐侯齋萬季野諸公所為徵君傳業得詳其磊落大節獨念徵君操清行朗當時律其嚴後世嘉其良即叢細之事無不可以垂罔極因欲樗厓口論道之樗厓行年七十垂翼華髮以工畫遊江湖間既徧交今達衣徒今達衣徒無能知徵君者樗厓閒誦其清芬率茫然如隨雲霧故以豫殷殷問尤樂與豫言而不厭也比復來吳興豫見之殷殷問如在武林時樗厓與豫言不厭亦如在武林時蓋徵君嘗變姓名竄隱金華山中拾橡采葛以自賑給既好事者覺之季滄葦令蘭谿餉徵君金百供餐糒辭不聽適故人某子自江上來謀葬某徵君曰吾為令汙其澤於黃泉遂以其半授某子俾歸葬而以其半坎而埋之蕪湖沈崑銅死於難當徵君生還里

門時。聞其骨尚暴露雨花臺後山。嘗用悒憤。徵君疏宗故有家石埭者。石埭令姚六康。欲介之見。徵君辭曰。能為我瘞崑銅。勝於面也。令聞。亟召崑銅弟五鹽。至。予五十金。五鹽故甘酒。以長酣為事。緣手撒其金立盡。徵君復遺書六康。卒瘞藏焉。徵君雖宛轉塵中。猶能施及冥莫若是。是亦足以識之。末年增高助廣。而諸公所為傳者闕如。非樺庄口論道。幾何其不刋滅耶。豫既慶幸得所未聞。而樺庄論道至此。輒覺楚然負結於意。縈淚於眦。豫復異而尋厥根。口欲張而貌逾戚也。蓋徵君之殁葉厥戴彌年。而柩殯無所。訖在淺土。因相顧抑喟。時無李滄葦姚六康。復不得吁而憐如徵君之於崑銅暨故人某者。嘗恵咳唾。而樺庄之貧。初不異徵君居金華山時。豫雖為心謀意籌。而貧又略與樺庄等。足下豪俠好義。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杜季良不足況也。坐是家已中落。然此事不可不令足下聞知也。趙君公千乃足下儔。談餘語隙。倘亦及之。

夢華集序

嗚呼。古之傷心人。有如予同里之沈先生子慕者乎。先生幼喪母。暨長。父命教小學於家。而以異母弟從受句逗。辭不聽。踰月春瞻。弟尚服絮。面發赤。先生使易衣。入白母。則以為搏其頰也。母恚甚。將譸張之。慫先生父以忤悳而告之縣。先生聞。遂宵遁。

山行水涉。沙莽之馳。日無甯晷。夜則往往無所容寄。逮越鄉寖遠。乃敢與士大夫相接。而先生之才。故非常。與四方賢良。磁動鍼合。所至之地。饋幣發廩者。東西家不絕。故藉以稍稍捐去道路孤貧之憂。而其後遂得安家於陽羨者且數十年。先生痛掃除牛下之不能如王祥也。結廬室外之不能如薛包也。身勤事左。不啻宅於鑊。室於冰。即魂夢吁喻。亦莫能少為之偃息也。而因疾夫世之挾策負書者。率汲汲於應用之文。於時事都不通曉。遂擯不道。而發憤篤專於詩。又疾夫世之為詩者。貪常嗜瑣。繪膩褻狎。而不足以正得失備勸戒。乃以腹憤之軋軋者。悉發之為古詩。居無何。遂以其詩聞遠近。顧予則未見其詩。并未識其人也。歲丁酉。雲中鮑西岡為吾邑令。工詩能下士。先生裒其詩求謁。令曰。邑有詩人某者。先生豈聞之與。先生笑曰。吾邑亦有詩人耶。以令言記姓名去。實不知予何人也。後予過先生道舊。先生執手欷歔曰。然則吾與女不偶然也。吾蓋女祖之未亡友也。往吾與女祖。望衡對宇。又世講相好也。過從無間日。自女祖歿。吾走大梁。遂去為江湖浪人。故與女雖鄰不覿面。猶記吾始出門止雙林之佛寺。遘癘疾。寺故無僧。而比屋居者患是疾善傳染。復斷不往來。僵臥五六日。怳如夢而遇女祖手一杯水告吾曰。飲此可不死。已而疾平。蓋女祖不以死生路異。而振吾於呻吟困頓之中也。且吾及見女祖臨盡時。數注視女父。咻咻

然未離襁褓。大懼不克成立。今不意晚暮之年。復見女孫翔冰峙。又得翕然敦龍詩之聲於談者之口。若是女祖可以瞑目矣。妥自顧華髮隨顛。目暗耳聾。鬢已來半白。齒牙亦有動搖者。而瞿然顧後嗣續之重。無可付託。天只人只。我辰安在。不禁滂然流涕之覆面也。於是出詩集示予。集曰夢華。夢華草善忘。先生取以自名。知古之傷心人。其耿耿者未下也。因為甄其生平零丁仲憾。暨與予家情誼如此。以為先生集序。

送沈橣厓還宛陵序

初予識巖穴知名之士沈橣厓先生於錢唐羣萃中。見話先朝。殊有由緒。輒結舌注耳。駭未曾有。既予歸。而先生扁舟來遊。旅於蕭寺。思蓮悟當。見予雅任闊達。不修常人近事。輒自忘其耆年粹德。捉手請交。肩隨齒序。如兄弟。復創相獎目。以為雄情奧氣。此世無僂也。先生嘗述事王父耕巖徵君。當爾時。鴻生舊學之詣徵君者。皆與先生披襟致契。顧雅俗是非。卒少所優潤。暨長客遊四方。止憩處。當世顯名字者。輒猥積。先生往往翹須厲色。覺一坐無人。蓋先生故不輕推引者。茲獨何取乎擠落於世之幼生。而虛為褒飾乃爾。昔者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惟吾家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陳君舉名高一世。從之者雷動。惟呂成公深論。謂不獨長在文字。知

己之雅難得。古今莫二。先生幼稟徵君良規。從宿士徐半山學詩古文暨畫。遊尚布衣之操。蕭條方外。是故畫暨詩古文。其迹。而非其所以迹者也。今雖所游見珍。持縑素來請者。應之手不能堪芒。率尋其迹而非其所以迹。予獨欽崇先生。非詞客非畫師。然則先生蓋感予知己也。夫有積德者宗宜碩大。徵君嘗三上書。非訐執政。既厄不行。乃潛身窮巷。保真頤志。孝子順孫。復克世濟其美若是。而徵君死餘五十年。棺櫬尚歸然在殯宮。不得穿壙事葬。而先生華髮隨顛。猶水陸奔走。藉十指營立家事。而執政先嗣。暖居利處。氣勢烜赫。孰主張是。倒行而逆施。予於先生。寧獨慨然也。歲聿云莫。先生將還宛陵。請見於予文。而意滿情溢。辭殊不流。裁克書。慨然於中。暨先生所由歡於予者。以送遠去。先生又必撫手數解。以為非公家言。

三十稅一論

張秉直

三代取民之制。貢助徹不一。其為什一則一也。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以為貉道。乃漢三十而稅一。文景之間。恭儉清淨。海內富安。又何以故。古者賦取於田。庸取於力。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稅。廛無夫里之布。其所以耕三餘一。耕九餘三者。不過生財有道。用財有禮。如是而已。漢承戰國餘敝。鹽鐵之利。初多於古。山川園池市井。皆有租稅。初為算賦。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凡此皆先王所未有也。增未有之賦。開潟算之源。加以勤民節用。清淨無為。其為治安宜矣。雖然。春秋惡作始。誠慎之也。周禮泉府斂滯貨。原以便民。王安石一用之。而宋遂衰。何者。利源不可開。賢才難得。而奉法之人多不善也。夫山林川澤市井之利。先王詎有不知。顧弛而不征者。與民同其利而已。自漢承秦敝。征鹽鐵。於是有均輸。有榷酤。有緡錢。有船算。有馬息。於是有青苗之令。茶務之建。舶市之設。於是有金銀銅錫採鑄之場。有麯醋竹木權稅之務。有間架除陌樸買抵當輕制月樁等。使民用貨乏。逐利者日繁。而上之稅之者日益無窮。蓋至今日而雞豕魚蔬之出入。皆有稅矣。嗚呼。頑民安於隴畝。無他奇能。富賈乘時邀利。而利又有稅。賈者權稅輕重。利之贏縮。始以售民。民不勝其苦。又往習為賈商。賈日益多。農日益寡。厭農桑之本。忘水旱之備。長奢靡之習。開作偽之風。其端皆由

於此史稱高祖初定天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意亦善矣然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三十稅一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則是立法之不善也夫薄於民而增未有之賦未有之賦亦民賦之也賦日益增而其所薄者卒至不可薄後世之徵不誠可鑒乎故予謂三十而稅一非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予謂欲輕之於堯舜之道乃所以重於堯舜之道也物盛而變事勢相激有固然已漢唐季世人君益艱焉至於入粟拜爵為算賦以苦民前人已有議之者又何足道哉或曰後世幅隕日廣山林川澤之利十倍於古可田即賦之其不可田者勿稅則人爭魚鹽之利家擅川澤之饒非所以勸農民重本務也予曰夫山林川澤亦王者之有也王者則壤定賦田既有賦山林川澤之產誠足以富民而資用雖賦之可也賦之者計其產之隆殺上下其等是即什一而征之道與後世征榷之課異矣

雒水諸險記

河之險以三門砥柱江之險以灩澦瞿唐江河大水也舟行由之故世盛稱焉他小水非無險由無名故不著關中之水河為大渭次之涇又次之其次莫若雒史記河

渠書武帝欲穿渠引雒以溉重泉者是也雒水至澄白始大其險亦始奇有名三娘橋者一娘橋者有名分水嶺者又有名洑頭者洑頭在雒下流有懸厓高可十丈雒自上瀉下怒濤奔波聲如車轟自下視之又如萬斛珠璣鬭空傾落激湍濺飛百步外迫不可視洑上夏雨暴長走石流沙潦瀫不竆下即平夷求拳石不可得造物生化之機亦神矣哉分水嶺在雒中央小山孤峙如獬豸踞坐形下石上土高十餘丈大不盈頃上有元武廟修真者常居之按爾雅水中可居曰洲石山戴土曰崔嵬茲本洲也而以嶺名邑人之無學可知矣宜更名獬豸洲湖嶺上二里許為三娘橋橋上下岸底皆土此獨純石怪壘參差擾河中流如螭如鰲如黿鼉戲淵如蛟龍鬬水如雲靁轇轕纏護中分三峽瀉水澗僅丈餘舊有橋今圮橋下亂石排堆旋者似螺方者似龜頸長者似鼉贔屭妖怪離奇不可名狀要與橋石皆根蒂相連地理家言有所謂崩洪峽者得非此類乎舊名不知何謂今更名雲靁橋一娘橋在分水嶺下兩山夾水而行山高谷深峽隘水急人不可近本無橋以其可橋故名凡此諸險俱在澄蒲之交三娘橋最上分水嶺次之一娘橋又次之洑最下洑險過瞿塘橋類三門嶺同砥柱橋下亂石則灔澦之屬也以非大都通衢又險不可舟故世無知者使生豐鎬鄠杜之閒安知不與江河諸險爭名哉然天下山川之險皆世之梗途也詩

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書云。王道平平。夫惟平如砥者。始足為王者之塗矣。

强健齋墓誌銘

人有邀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踽踽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恒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於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予與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即有志聖賢之學。以為諂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衆。廉隅弗立。即不能自固其藩籬。於是規行矩步。固肌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為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為師。親為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能。而予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顧意度卑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於是友朋不知者。皆以予之苟同為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於鄉黨。且至於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即入小學。教之以灑掃之節。進退應對拱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為宜。而其目而睹之者。亦無不以為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既廢。相尚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於今日。此予於健齋墓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為之

三歎也。健齋强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遊，一時聞風興起者頗衆，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君月三、王君巨庵、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為友。郃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誌，健齋延至其家，即拜為師。後又從二曲高弟澧川王先生遊，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庵皆力剗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為友，或延為子師，即以予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即待以成人之禮，非真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亹亹如是不厭哉。健齋既以學行自厲，其動止嚬笑，自不敢苟隨於俗。又得澧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於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於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既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於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僞學目之。夫世號為學士大夫，言非而辯，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擯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自宋雒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中之學，有明最盛。　本朝郃邑復齋王

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為多。其徒散見於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者。為澧川徵君。澧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為弟子。且後卒。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擯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於世。蓋自是而關學之傳遂絕矣。學者口讀聖賢之書。咿唔佔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為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睹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厄羸。恐亦不能久於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沒。予衰不能弔奠。故不俟其子之求。為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為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忮。嗟吾健齋。何慕於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躓。道喪千載。賴一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為文。庶慰幽瘞。

重梓易譜序　　　　蘇珥

先高伯祖承袞公。積學好古。為諸生有名。棘闈不見售。僅以歲薦老。所著易譜。一生精力。盡萃於是。同邑李司勳勵臣梁侍御森琅兩先生為之序。先高祖元幘侶日公。曾祖司錄廣宇公。同訂助梓。迄今板內字已半滅。不可盡識矣。予少就塾。先祖和玉公手授是編。命之玩索。惜余不才。無能涉其藩籬。而猶藏之篋笥。不使散失。蓋歷數十年於茲矣。憶先祖暮年。恐是書久而或亡也。思重鋟之。謀諸叔祖珠江太史。擬各為序。以附李梁二公後。俄而太史捐館。不果作。先祖序已成。書未及刻而沒。家君循齋先生亦樂表揚家學。膺歲薦後。不復閱時文。惟日理舊帙。不幸先於祖沒。所輯僅高伯祖承孟公勾漏集而止。及余之身。每自惟不得抉易義蘊。猶欲繼祖父志。使易譜一書著於世。爰與兒輩開雕既竣。喟然歎曰。古人之書。不必盡傳也。刻書始於唐代。而唐之前未有付梓。其著之者。但藏名山以傳其人。果遇其人。或手錄之以為秘。人無與窺者。有窺之而或加輕薄。或生憎嫉。或擅攘竊與改竄。書遂不傳。傳亦非其真。嗚呼。古人亡而書與俱亡。有若斯也。重以束之高閣。飽及蠹魚。載之重舟。沒諸波浪。甚且世遭亂離。人甘寡昧。有委諸地者。有擲諸火者。厄豈一端。良可浩歎。況易蕃造化之元。始在昔夫子上承三聖。作十翼。而雅言於易不之及。嘗以授子夏子木子

夏易傳。人疑其僞。子木則無傳。其後數家遞相授受。易傳始多。管輅謂易安可注。王通謂述而不敢論。誠自有見。一旦欲洩元妙之機緘。則若茲易譜一書。方如侍御序中所云。發前人所未發。即有如司勳所云。恐如王遠知易總為六丁雷電取去者矣。然太元潛虛皇極經世諸書。今猶焜耀人世。天地鬼神不之妬。而反若有以護持之。使不朽。古人論易之說固多有存者也。所患後之人不念遺編可愛。而使之流布。夫古書之刻。有由於故舊。有由於及門。有由於子弟與姪。并一切本宗之人。若同姓不以為家珍。他人又惡能懸以為國寶。余小子今日能無悚懼哉。嗚呼。余年漸老矣。半世蹉跎。濫邀歲薦。每嗟盛年不再。猶樂古人之共對。悲古籍之將湮。侍御偶然掌集。嘗與明府洪君崇一合刻之。於鄉先輩不敢忘。於族先輩又寧敢忘耶。爰勾漏集之輯。余從先君子後。勤厥校讐。今於此書。復不辭勞瘁。俾兩高伯祖之著作。並傳於後先祖暨先君一生未竟之願。亦藉以慰。而小子得稍有報於地下也。近邑侯石埭陳公奉　旨蒐求遺書。更修邑乘。余以兩高伯祖所譔著者為獻。而承孟公前志已立傳。今承冢公侯復列諸儒林。擬以其書詳請上憲。獻諸　闕庭。此固宗族之幸。為家譜光。而余亦喜過望也。若余力薄。不敢謂前人之書。由我而顯。蓋不朽之業。自在前人書之能永。於小子實無有與。今殺青既竣。於諸公弁言外。載先祖之遺序。余以言

識於後。又恐贅附殷繇。有乖體要。而一門數世之先人。已不可復起。以開茲狂瞽。是又不禁欷歔而太息也

勞孝輿春秋詩話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輿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灑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頹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疏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為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為詩藪。代有名家。惠公嘗勗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絕。超超元箸。余尤喜其贈遺之作。頌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貢入太學。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為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置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於孝輿。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毋同。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

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甄陶劘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爲詩。以不死吾友。爰敘是書。以爲乘韋先。

林果陽詩序

甲辰歲就試羊城。從友人寓齋。見林子迎篤約義一冊。歎爲清新俊逸。未幾相晤。款洽無間。因知其尊人爲果陽先生。先生予所夙慕。第未識面。已而迎篤扶之出。顧旅舍。一見欽其淳慤。頗訝其目失明。先生因自言吾作廢人已二十餘年矣。惟詩歌一道。不欲於廢中更廢耳。席間旋作一詩貽予。予謝不敢當。因盡索先生之詩誦之。雖不能定其品格。大約以情性之真。流爲韻味之淡而已。先生嘗爲諸生。後因目謝去場事。人或援古人。以爲先生惜且慰。先生於己亦復如是。嗚呼。人生天地間。官體不能保其無所闕。其不闕者可全用。而或不知所用。其闕者少所用。而遂安於無用。先生以無用爲有用。則雖不見亦有以自見。安煩致惜。即爲慰不亦多事乎哉。予體羸善病。少短於視。近來日每眼花數次。友或勸節目力以自養。不則恐漸至盲。予深然其語。又仍以爲官體之全否。本天地之所位。蜉蝣之寄。方無心以聽諸司命。且苟如先生。亦奚必尚夫目耶。同邑茂才林君博儀好學嗜吟咏。甲寅歲。與予同館羊城。手

鈔書籍。夜分不寐。鈔訖復賦詩。神心疲倦。別予歸。後數日。目疾作。先是左目已廢。至是右目俱晦。今亦謝去場事。吟益癖。其詩不知視先生何如。而吾邑有兩林先生者。皆足愧予之終年慵懶。不作一字也。嗟夫予也父書未讀。而以失學故。疏於聲律。今秋出省。復寓抗風軒舊址。想見南園風流。不勝嚮往。先生適來。向予論詩。予方追昔又且對今。因重歎此生碌碌。於古今人一無所似。而四十無聞。固不足怪。此後鮮知自愛。而蹉跎歲月。又慮事難副願也。先生詩鐫於己酉。近更欲彙其十年中所作。付之梓人。命予一序。予因書此為復。隨以望迎篤學自勉勵。庶使如王氏青箱之學世有傳云。

樂圃先生小傳　倪承茂

先生姓賈氏。諱際熙。字庶咸。故城縣人。先生非隱者。名在銓部。有官秩。里中之人。不稱其官。而曰樂圃先生者。崇其德也。賈為縣之望族。代以文學政事顯。父諱棠。仕至廣東都轉運使。先生幼穎異。讀書即思以古賢人為法。未弱冠。為諸生有名。貢入太學。援例應授光祿寺典簿。念運使遠宦。未忍離膝下。不謁選。而隨任粵東。晨昏定省外。益講求經世之畧。理繁治劇。條理井然。或回故里省墳墓。馳驅南北道路數千里。雖勞勩勿卹也。故運使公奏課稱最。為時循吏。先生實佐成之。運使公解組歸。先生依依色養。常侍左右。先意承志。而為其所欲為。立宗祠。設義渡。病者藥之。危者拯之。急者周之。歲祲民苦飢。出粟以賑之。孳孳為善。惟日不足。運使公喜曰。幸哉有子如此。實善事我。運使卒。殯葬盡禮。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稱其善無間言。會天子下明詔。徵孝廉方正者集　闕下。僉曰。先生真其人矣。大僚檄郡縣。俾具其事以聞。有司敦迫勸駕。而先生固辭不出也。曰吾安敢藉是以為名乎。蓋其恬退有如此者。居閒獨自刻厲。以禮法自持。聲色貨利。一無所動於心。詩書之外無他好。其為學務實行而不尚浮名。以是勗乎己。亦以是訓於人。有子曰如璽。以甲辰聯捷成進士。語之曰。士人以制科取一第。及試之民社而絀者比比也。汝當勉於學明義理識

事變。乃可以仕。否則毋輕言仕也。其訓他子弟。亦不越此旨。生平未嘗高談理學。而樂取前人之格言。反覯內省。已合者不敢以自矜。未然者則慭然懼有所不逮。故其責己重以周。其責人輕以約。其容貌肅以整。其詞氣和以平。人之即之也。皆愜於意而當於心。聆其言。樂聞其教而佩服其德。辛酉秋。余至故城。主先生家塾。先生孫五韺六奇實問字焉。先生遇余有加禮。余亦歎先生之氣誼有類古人也。不半載而先生病。又半載而先生沒。明年如曜葬先生於祖塋之次。遺命勿乞銘於當世。余既悼老成之凋謝。而尤念先生之德。不可不垂示於後世也。爰述其行事。附於家乘之末。頓塘倪承茂曰。余之友張嵩容先生所十餘年。知先生者詳矣。嵩於人少可多否。不滿其意。唾棄如泥滓。而傾倒於先生。用是知先生之德。足令人佩服勿諼者。非偶然也。先生之沒。親戚故舊。哭至失聲。里巷細民。咨嗟而歎息。推為長者。昌黎韓子云。觀人之賢。莫大乎衆所與。衆所與則其人可知。由此觀之。則先生可知矣。

唐孝子傳

吾吳唐孝子肇虞。字順江。父耀祖。母戴氏。父歿時。孝子尚幼。執喪如成人。晝夜哭不絕聲。母止之。孝子曰。母哭能禁兒勿哭耶。其至性過人已如此。家故貧。母以女紅佐薪水費。孝子見之。心怦怦焉。恨不得致甘毳以養母。使母自勞苦也。稍長治生理。晨

夕色養。母樂而安之。明政不綱。四方盜賊竊發。甲申歲。世祖皇帝定鼎燕京。而江南土寇猶未甯靖。所過刼掠一空。孝子奉母遁山谷中。行數日。倉卒遇寇。失母所在。孝子呼天號泣。誓不獲母不獨還。遂徧訪村墟邑井閭。無影響。旁及他郡縣僻地。亦無知之者。時兵燹四起。孝子宵行晝伏。屢與寇遇。僅而獲免。渡江而北。復從北而南。足跡所經。凡數千里。再歷寒暑。風餐露宿。艱苦備嘗。孝子體素羸。至是顱顙骨立。非復人形矣。會天下已定。避難者稍稍復城市。一日孝子過金陵。衆以其形之異也。詢所自來。孝子泣以實告。有一嫗前問曰。若母非戴姓耶。孝子曰然。嫗引之歸。則其母在焉。且喜且悲。相持大慟。旁觀者亦為之墮淚。嘖嘖歎羨曰。此孝子也。孝子侍其母歸。又十餘年。母以壽終。孝子壽亦永。歿之時年七十有三。子若孫皆克有成立。此天之厚孝子。以昌其後嗣也。論者曰。同時有黃孝子向堅尋親於滇。事若相類。然而有不類者。黃之父為邑宰於斯土。其物色也易。若孝子之母倉皇四散。不知所向。且內言不出於梱。其蹤跡也難。予則謂難易之勢固有然者。而論孝子之心。則惟知親之不可一日而忘。焉計夫勢之難與易耶。誠積於中。百折不囘。天亦哀其志而遂其願。兩孝子者。其誠以格天一也。予故次其事而志之。俾列之家乘。為其後者。庶無忘先人之美云。

琴園詩草序

程景伊

詩也者。性情之所之也。中有所感。故形於言。長言之不足。故咏歌而嗟歎之。自三百篇以降。漢魏六朝迄於唐宋元明。作者不一。要其可誦可傳者。必有真性情存焉。故曰詩也者思也。詩焉而弗思。雖無詩可矣。後之言詩者。不是之講。而耑求之流派。於是學宋者厭唐。學唐者卑宋。風雅嘯歌之庭。遂成議論喧囂之藪。其能者雖或髣髴其一似。而讀者不終帙而輒倦。蓋舍己之性情。徇人之體貌。其弊也久矣。蘇子具工於詩。不屑屑於體格。而動與古會。余嘗受其琴園詩草而讀之。詞旨清越。不拾前人牙慧。而於唐宋諸名家之所淋漓跌宕。自以為獨絕千古者。未嘗不遇之。是所謂不求肖於面貌。而性情以之者。有以知其思之深也。蘇子久客金陵。集中諸作得之金陵者為多。吾聞古之為詩者。雖胸懷曠逸。往往因名山大川。遊覽登眺之餘。而其學愈進。金陵故前代帝王之都。鍾山石城龍蟠虎踞。長江天塹襟帶左右。既足以供其舒嘯。而荒陵野草。古渡斜陽。與夫頹垣廢殿。斷碣殘碑。所以動騷人之憑弔而發其抑塞磊落之才者。往往而存焉。宜其詩之沉雄頓挫。而不可以一格名也。然則是編也出。謂之學唐也可。謂之學宋也可。要非不求性情而徒講流派者所可同日道也。夫是為序。

書張釋之傳後

張釋之為廷尉時。文帝出行中渭橋。有從橋下出。驚乘輿馬者。捕屬廷尉。釋之奏當。以為犯蹕當罰金。帝怒其輕。釋之固爭。帝卒從其議。賢哉釋之。史所稱守法不阿意者。然獨恨其所以對文帝者。其言猶不能無弊也。夫小民之犯蹕。其有心耶。誅戮不待言矣。其無心耶。則法固不得而死之也。間考其獄辭。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是無心犯蹕者也。無心而犯蹕者。殆猶赤子無知而入於井耳。雖天子亦豈得遽殺之哉。今釋之之言曰。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法不當傾。然則當其犯蹕時。天子固得而誅之耶。法不當死之人。天子得以意誅之。又安所用法哉。且廷尉所持之法。即天子之法也。廷尉當持平。不可亂法。天子獨可以不持平而亂法乎。廷尉非法殺人。謂之虐吏。天子非法殺人。謂之暴君。如釋之所言。是廷尉萬不可以虐吏自居。而在天子。雖以暴君自處無害也。其亦不達於理矣。且亦幸而遇漢文寬仁之主耳。萬一不幸。所值驕暴之君。一聞斯言。果於誅戮。事不關白廷尉。務洩一時之忿。草菅人命而不顧。其禍可勝道哉。吾故重其人而疵其言。以為對君者法。

書曾南豐越州趙公救菑記後

民窮於天乎。窮於人乎。曰窮於人。何以明其然也。蓋水旱災沴。盛世不能保其必無。惟恃牧民者。為之委曲以謀生。而不使之困。則雖有災而不為害。余觀趙清獻公所以救災者。其用心之精且密。至於如此。其為法之周且善。又至於如此。此非所謂以人而通天之窮者乎。嗚呼。何其仁也。後世之為大吏者。或異於是矣。當民之未災也。泄泄焉不知先事而為之慮。及其既災也。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急引手而為之援。已成災矣。而屬吏曰未也。則信之。災十分矣。而屬吏曰未也。則又信之。於是乎有災而不告。即告矣而不以其實。煢煢小民。或饑困以死。或轉徙於四方。或賣子女。以苟延旦夕之命。流離載路。道殣相望。而獨官其土為大吏者。宴然而莫之知也。豈不痛哉。又其甚者。匪惟不愛。兼且仇之。其所以為說者。則曰恩澤不可以濫降。民情不可以太驕。帑金不可以過靡。刁風不可以滋長。雖人主屢下哀痛惻怛之語。而猶敢顯然為此說以撓之。揆厥所由。不過因平日拊循不得其道。一旦民怨嗷嗷。衆口交謗。激而成怒。故特為此說耳。此非仇視其民者耶。夫為司牧者。至於與民為仇。民之窮尚忍言哉。嗚呼。此皆趙公之罪人也。或曰是則然矣。其若才不足以濟何。曰不然也。夫為父母者之於子。苟憂其疾苦。而思所以去之。自有無所不至者。移此心以卹民。而豈患才有弗逮哉。南豐稱趙公救災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惟其

有如是之心。故能有如是之法。豈獨其才之過人耶。由此言民之窮於人者。又不窮於人之求。而其窮於人之心者。殆不知凡幾也。

盤龍寺記

董志發

澗谷之水。自殺祠濫觴。宛延流九十里。至於盤龍寺。寺東西稱盤龍。餘不得稱也。則亦惟至是而宛延者為愈甚耳。故昔人得以名寺。或曰非也。履繩橋者何知緯蕭。重淵之珠。不有聽經之叟乎。江湖既封。硯池是吸。卓錫者者。諱不語怪。又何必躬覩羊鬚。而始知為洞穴九仙之館耶。非博物之識矣。寺既環三面受水。若巨舟之泊於江。殿閣亭軒。又莫非飛廬雀室。而菰蒲其涯也。鶴鷺其汀也。薈蔚其林也。翹然而望。則仍在舵樓之底。不必晚飯越中行矣。南向洪涯。天迴鷲嶺。庶幾澄性一壁乎。明孝廉劉氏兩化。實燃藜於斯。孝廉名士龍。吾安知不樂其名之有符於己。而卜是精舍者以為居。不然。則已非白蓮之社。而擁是牙籤。孫為仲蔚。且先是以名其齋為醉溪者。豈自託於酒人耶。人言孝廉著書於盤龍。而不知其蟠屈於斯矣。雖然。修大業者。靡計其遭。日月在天。迴光千古。其在

世宗憲皇帝時。敕寵詞人。勒石遐蹟。孝廉已為天下士矣。石之側。一古槐作龍狀。若欲下飲於溪者。而數龍子忽來攀挐其尾。雖數百年不得去。但聞風雨之夕。吟聲烏烏耳。

送張子德潤謁選序　孫景烈

余與及門講四子書。每於性命之際。必反覆諄諄。而聽之者易倦也。往主關中書院惟臨潼王君岱宗。舉求心得。不廷余說。繼而岱宗成進士。除知晉之五寨。能與五寨民相安於性命而稱治。有稼書陸公之循聲焉。後數年。吾邑張子德潤抱政事才。而學期深造。不安小成。又一岱宗也。張子以乾隆辛巳進士。溯選丁外艱服闋。將入都矣。顧數詣余。質所疑於四子書者。久之。聞余偶談性命。如岱宗在關中書院時。張子嘗曰。易云成之者性。性統理氣矣。而伊川謂性即理。舍氣可乎。余曰。性者天所命。天命理。不命氣也。張子又曰。天不命氣。何以有氣質之性。余曰。天命理而理隨氣質中。不相離也。性以理言。亦可以氣質言。要之理者性之所主。氣者性之所兼。故孟子言性。獨主乎理則善。而告子以兼之者主之則非。此可見天不命氣。而氣數亦謂之命者。亦理不離氣之義也。天命之理當知。而氣數之命亦當知。君子於此。蓋有本末輕重之辨矣。張子聞余言。若有創獲者。怡然而歸。居無何。張子北上有期。余速而飲之酒。張子即席請曰。前聞先生性命之說。約而要矣。可舉之政以親民否。余曰。子言及此。豈無見乎。夫學與仕。其道一而已矣。以之修己。以之治人。無異說也。子他日親民其事有欲便己而不便民者。此氣質之性使之也。君子弗性氣質。子當曰天不命我

以此也則力絕之有欲便民而不便己者此出於吾性之天然也君子必畏天命子當曰天固命我以此也則力為之至於率性而行舉一切禍福利害付諸氣數之命我無與焉此則居易俟命之學視子之學力何如耳夫學之力鼓於志而充於氣也理以氣輔氣非天命而氣以理養非天命歟則所以親民而致辨於理氣之間毅然不屈者實有待於浩然之氣矣張子於是起而拜曰不聞先生今日之言不知前言之富也請奉以終身先是岱宗以同籍治裝畢亦將入都來武功別余聞余與張子講明性命之說未聞以性命為親民之說也而岱宗已於五寨試之矣今張子入都晤岱宗以予前所言者與岱宗訂所學而以余後所言者與岱宗訂所以仕余願岱宗任新邑比五寨之治而益大之勿沾沾於己然而又願張子筮仕之初兢兢焉慎用其才以岱宗五寨之治為發軔也張子與岱宗同志者其同發余言所未及哉遂歷次其言以送之

重修姜嫄暨后稷祠記

吾邑姜嫄祠據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長安志在城外西南原麓間傍有后稷祠余嘗按其遺址當為今南郭外之臘吉坡其西直上有數坎姜嫄墓在坎上蓋因上有其墓而建祠於下也又按臘為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蔡中郎獨斷周曰大蜡漢曰臘

意者漢建姜嫄祠及后稷祠於此。歲終卜吉祭之。故後人名其地為臘吉。其自臘吉坡舊址。移建城內西坂上。不詳其歲月。後周顯德中。廢為上閣寺。宋改寺為祠。始於前明宏治辛亥。姜嫄祠在今后稷祠後。記之者馬蒐閭京尹文振也。嘉靖甲辰。移建姜嫄祠於后稷祠右崖最上。并修后稷祠。棟陰有署可攷。而重修兩祠之歲。在我
朝康熙辛巳。邑人南阿康處士為之記。六十年來。風雨漂搖。幾於傾圮。邑侯敬齋瑪君覩之。怵然。捐俸倡修。士民樂助。時為乾隆二十六年。工肇於夏六月。至秋九月落成。二祠俱南向。制依舊。第完葺之加丹雘焉。后稷祠前新構獻庭四楹。與祠畧稱自祠而庭之東西偏。構遊廊各五間。如翼。中為甬道。舊有門。今移樓門外約三十步為祠之大門。其規模視昔巍煥且濶矣。士民僉歸功於侯。明年詣余求記其事。為來者勸。余曰。是誠足勸鄉。是誠足勸鄉。顧余獨念后稷當水土既平。身親教稼。烝民乃粒。後世但知其德在養民。而不知養民者稷之職。養之並欲教之者稷之心。五教之敷。稼穡之教啟之也。故周公頌稷曰思文。又曰陳常。匪徒稱其率育而已。吾邑人不忘粒食所自。祠后稷而推本於姜嫄。可徒以廟貌奕奕。世報厥德。而忘后稷之心哉涇野呂氏云。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余竊謂士無后稷之心。則謀食不謀道。民無后稷之心。則失德而乾餱以愆。侯之怵然有斯舉也。推其心雖古循吏可幾及。而余

與士民躬逢　盛世。再覩唐虞。沐教養之澤渥矣。況夫生長有邰。登姬氏之家。山望周原之禾黍。戶慶豐穰。人歌樂利於乎。職思哉。其何以端士習。厚民風。遂志詩書。陶情禮樂。仰副　聖天子治化之隆。而永荷思文無疆之德庇也。此余因士民之請。而不能已於言者。願與士民共勗之。非盡侯之責也。

石門縣主簿王君墓誌銘

余再掌關中書院時。同郡之來學者不乏才。而其文俊逸不羣。為諸生所交推者。韓城王杰也。余因其有進取之志。導以正學。杰即信而從之。曰。杰父教杰兄弟。親師取友者。意實在此。時杰父濠濱君。方為浙江石門縣主簿。而杰與從兄焴。胞兄瀓。自浙歸。同學於關中。余遂得悉君之所以教家。與所以勸於官者。越數年。君罷職。又數年。杰以選貢授藍田教諭。余方謂君志未竟者。樂觀其子之克繼也。未幾。杰簡函來武功。以君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廿六日。卜是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先塋之次。而乞余銘君之墓矣。嗚呼惜哉。君諱延詔。字鳳銜。濠濱其號。先世自晉洪洞遷韓為農家。父象峯公。居鄉有盛德。生三子。君其季也。君少就外傅。貧不能卒業。而所誦四子書。終身實得力焉。嘗釋耒而歎曰。吾不能以文學起家。奈何令子姪仍為農夫乎。遂由營田例得任浙之杭州府中務稅課司大使。盡子姪八人以行。至即延師教授。而君

於公務之餘。亦理及舊業。與其師相質辨。迄今子姪八人。皆彬彬然。功名方盛不可量。君之教家。已有成效矣。其為大使也。每夜分巡城中。同官詭與上司遇君獨否。上司皆廉知其誠。器重之。委署無虛日。制府坦齋程公。方伯楞阿張公。尤倚任焉。而其勞績卓卓可紀者。督運黔餉。招撫平陽災黎二事為最。方黔之苗民騷動。 王師剿

粟不敷。

上命浙省運餉二十萬。程途修阻。督者難其人。有言於制府嵇相國者。非王大使不可。制府遂遣之。同行者墮淚別家人。君毅然前往。無懼色。且曰。蠢茲不恭。弄兵潢池中。闕軍餉至。當鼠竄耳。爰飭護兵如期至。歷十月乃歸。制府薦於

朝。引見准回原任候陞。君之未回任也。温郡大饑。平陽民尤多散者。制府曰。此又非王大使莫濟。君歸杭。行李未至署。即受檄兼程赴平陽攝縣事。宣布 皇恩。分廠施粥。招逃亡撫之。平爭訟。祈甘霖。禁鬻男女。皆肫肫懇懇。如古循吏之用心。故平陽人有十政歌。君返而平陽人不遠千餘里。爭載斗持檣以送平陽之俗官有德於民者民為斗以懸之堂而書其歌頌之詞於碣。尋推陞石門縣主簿。主簿九年。去之日。民醵錢以餞君。弗受曰。吾居官已不受而賄矣。民乃以錢置酒。日享君於途。錢盡。覆泣而別。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其君之謂乎。君生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廿七日。享年五十有九。

娶吳氏。例封孺人。生子三。長濬。癸酉武舉。娶郭氏。次瀚。縣學生。娶文氏。次燾。娶程氏。孫男三。遇時業儒。娶梁氏。濬出。乘時聘解氏。得時幼。俱燾出。孫女二。長濬出。次瀚出。其後蕃衍矣。銘曰。

君弗遷於學也。而家學之源。匪君其誰開。君弗顯於仕也。而仕獨彈厥才。存順也。沒寧也。永棲幽宅。任古往而今來。